

# 中國文痛

第三號

目要本

第三次世界大戰會爆發嗎？……	王易流	一個德國亡命通訊員的哀訴……	鍾吉祿
抗戰名城——四次會戰的長沙……	朱振聲	日本人當美兵……	談以理
人民的軍人——馬歇爾元帥……	康 羅	六十萬個「第一」……	曹達均
英國的偉大發明——飛途……	羅 惹	緬甸的叢林中……	倫在學
有像……	余愛淥	美國的祕密武器：少年飛行員……	宏農翰

版出司公書圖河山



小

作聰丁

羹門閉與酒尾鷄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 第三號

(半月刊)每逢月之五日及二十一日出版

每冊售國幣一百二十元

發行者 山河圖書出版公司

編輯者 徐慧棠·沈毓剛

地址：漢口路雲南路四首

電話：九〇二〇八

## 本·期·目·錄

- 抗戰名城——四次會戰的長沙……………朱振聲(二)
- 抗戰史上最壯烈光榮的一頁……………王易流(四)
- 致蘇聯人民的公開信……………王易流(四)
- 第三次世界大戰會爆發麼？……………端木渤(八)
- 佛蘭克林號遇險記……………端木渤(八)
- 自殺飛機炸不沉的航空母艦……………康羅(三)
- 人民的軍人——馬歇爾元帥……………康羅(三)
- 空前未有的軍事天才……………鍾吉祿(二)
- 一個德國亡命通訊員的哀訴……………鍾吉祿(二)
- 諾貝爾獎金得主向全世界呼籲……………羅蕙(六)
- 英國人的偉大發明——「飛送」……………羅蕙(六)
- 怎樣消除倫敦之霧，讓飛機出沒歐陸……………余愛淦(三)
- 肖像……………余愛淦(三)
- 最短的故事，最意外的結束……………余愛淦(三)

六十萬個「第一」……………曹達均(三)

電燈並不是愛迪生發明的……………士(三)

反納粹科學家重返哥本哈根……………容研子(三)

你準備死嗎？……………容研子(三)

怎樣安排後事？……………尙在學(二七)

緬甸的叢林中……………尙在學(二七)

第一個經過史迪威公路的人所作之戰地實錄……………李信之(三三)

不由你不信——乘電車，落說頭……………李信之(三三)

官僚政治和官樣文章……………李信之(三三)

「官僚菌」引起了國際間公有的疾病……………宏農鞠(三七)

美國的祕密武器——少年飛行員……………宏農鞠(三七)

是駕駛員，是砲手，是工程師，是航空員……………談以理(三八)

日本人當美國兵……………談以理(三八)

祖先是日本人，仇敵也是日本人……………張傑仁(四二)

英國的國寶——倫敦泰晤士報……………張傑仁(四二)

一百五十多年的悠久歷史……………阿堪(四三)

保國民學校……………阿堪(四三)

告訴你：內地的小學也是很腐敗的……………菊谿(四四)

讀書·寫作·莫罷工！……………菊谿(四四)

美國怎樣處理罷工潮？……………菊谿(四四)

### 圖畫之頁

鷄尾酒與閉門羹……………丁聰(封面裏頁)

有幸有不幸……………美陸軍少尉喬治(三)

美軍中藝術家筆下的戰後沖繩島——(封底裏頁)



# 抗戰名城

# 四次會戰的

# 長沙



朱振聲

長沙古稱星沙，一名潭州，自賈誼謫去，即專誦鶴林；獻帝建安十三年，關羽降黃忠而後，長沙更成爲歷史名城，戰爭必爭要地。麓山雄峙，湘水長流，一千七百卅七年以來，始終爲爭南服北與問者之咽喉。抗戰軍興八年，長沙先後於廿八、卅、卅一、卅三年，四次經敵人炮火轟擊，屢進屢退，十盪十決，在抗戰史上寫了最壯烈光榮的一頁記錄，筆者供職軍旅，於役湘北，五年中身經四次會戰，爰就記憶所及，追述當年所見。

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 關雨東將軍第一次在湘北告捷

廿七年秋，敵人進入了武漢；廿八年春，攻破了南昌，九月十八日敵會西尾壽造驅策其稻葉四郎第六，甘粕重太郎的卅三三五

六師團橫渡新牆，向這位置湘鄂贛，與武漢，南昌形成華中犄角的長沙發動攻勢，首先與我十五集團軍關雨東——麟徵——將軍的第五十二軍張耀明部，對戰新牆南北；同時右翼在湘江營回進攻我卅七軍，陳沛的九十五師；左翼越幕阜山壓迫我七十九軍夏楚中撤向平江。經我節節抵抗，步步爲營，主力逐漸回汨羅口南岸集中，待敵前鋒迫近長沙以北四十里之橋頭驛車站時，反守爲攻，我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辭修——誠——將軍，飛臨前線，運籌帷幄，指揮七十三軍彭位仁，由瀏陽北指，廿七集團軍楊子惠——森——將軍的廿軍湯漢城部出九官山，第十軍李玉堂部取修水，薛代長官伯陵——岳——將軍的第四軍歐震部星夜馳師，增防長沙空城後，分由東南兩面向敵人反攻。敵損兵折將，棄甲拋戈，奪路逃竄，其進也猛，其退也速，民國廿八年雙十節國慶紀念的日子，我們媲美了第一次歐戰時，福煦元帥的馬連哥退却攻勢，長沙第一次打退敵人，開了勝利先聲。

第二次長沙會戰，我們在當時的宣傳上，是沒有自己承認長沙曾一度失陷五天的。第二次長沙會戰，發生在三十年九月七日，敵十一軍團長岡村寧次，指揮其十三師團，四十師團等先向我調駐湘北第一線的第四軍歐震部伴攻，我五十八軍孫渡部奉命側擊，策應作戰。經十日苦鬥後，九一八刁斗森嚴，晨星寥廖的拂曉，這個歷史上慘痛的紀念日，敵又陸海空並進，突破我新牆河防地，竄擾汨羅，陷我卅七軍陳沛，廿六軍蕭之楚兩軍於不能兼顧。湘江水路，牽掣我九十九軍傅仲芳於益陽，湘陰間，我分別增援之第十軍李玉堂首被擊退於金井，福臨舖，七十九軍夏楚中，七十四軍王耀武權亦受挫於撈刀河，焦溪嶺。王部五十八師師長廖齡奇，戰後委座召開南嶽會議，即當場

問新，敵廿七日竟得進入我長沙。我最  
高當局乃重新部署，命楊森集團軍，配  
合三十集團軍王芳洲——陵基之七十二  
軍傅翼，七十八軍夏首勳部由贛北南下  
；暫編第二軍鄒洪部，由曲江北上；限  
期七十九軍復長沙。開始總攻後，十  
月二日，夏軍趙際平師奮勇奪回長沙，  
此淪陷近週之名城，重又回到我們祖國  
懷抱，敵仍被我擊退至原陣地，卅年的  
雙十節，長沙又二度慶祝勝利。

### 泰山軍李玉堂背水堅守

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變，中國大陸  
之敵為聲援作戰，緊接第二次會戰之後  
，復於十二月廿三日湘北冰天雪地之時  
，白衣渡江，越過我甘軍楊漢城，五十  
八軍孫渡，卅七軍陳沛，新驕、汨羅兩  
道陣線。卅年除夕之夜，敵豐島第三神  
田第四青木第四十軍三師團四萬人，陸  
續迫近長沙東郊東屯渡，揚言元旦打進  
長沙過年。我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伯陵  
將軍，第十軍李玉堂軍長，均預立遺囑  
，抱誓恥復仇，成敗在此一舉的必死必  
勝決心。薛長官親自坐鎮一水之隔的岳  
麓山指揮，李軍長則督率第三師師長周  
慶祥，一九零師師長朱嶽，第十預備師  
師長方先覺，背水佈陣，躬冒矢石，督  
戰三面被圍，一面臨江之孤城。血戰五  
日，敵遺屍於我陣前者，不下一二萬人

，而我預先佈置之「天爐戰術」，乃得  
如期展開；十九集團軍羅卓英將軍指揮  
歐、夏、蕭各軍由雨花亭、東山、榔梨  
市向長沙之敵反包圍；留置敵後之楊森  
集團，則重振旗鼓，集結楊、孫、陳三  
軍阻擊汨羅江；王陵基集團軍之夏、傅  
兩軍，超越至瀏陽河截擊；沿江之彭位  
仁、傅仲芳兩軍，則沿粵漢路北段追擊  
；七十四軍王耀武則控制株州為預備隊  
。套演了拿破崙「威德比斯克」的分進  
合擊戰術向敵環攻，敵四面楚歌，豕突  
狼奔，影珠山一地，即戰死五六百人，  
至十六日敵我兩軍又恢復了原態勢，敵  
正當橫行闊步太平洋之秋，不料在長沙  
又三次吃了敗仗。

長沙三次會戰，敵每次均耀武揚威  
而來，掩旗息鼓而去，戰術的失敗，都  
在孤軍深入，自陷於掛形。去年五月廿  
七日仲夏，他變更了戰路，仍以第三、  
第十三、第廿七、第卅四、第四十、第  
五十八、第六十八、第一一八、八師團  
，暨獨立第十二、第十七兩旅團十餘萬  
衆，首先強渡我楊漢城軍新驕陣地，待  
至我卅七軍羅奇部汨羅江地區後；左翼  
東取平江，直下瀏陽，避過我四十四軍  
王澤濤守城部隊，再與我五十八軍魯道  
源接戰醴陵；湘江西岸，亦同時發動，  
陷我九十九軍梁漢明沅江，益陽洞庭湖

南岸戰略據點，與我七十九軍王甲本爭  
奪寧鄉，迫我廿六軍丁治磐軍一部退出  
湘潭，使長沙形成前後切斷，四面被圍  
的不利態勢。當時戍守長沙城防的部隊  
，原屬我全國聞名的「鐵軍」第四軍，  
軍長張德能，係五十九師師長，因功繼  
歐震擢升者，能文善戰，與敵者私交  
亦素篤。終以將帥失和，九十師陳侃守  
備岳麓山，兵力單薄，一再乞援，張德  
能率兩團渡江應援未竣，長沙五九師林  
賢察，一零二師陳偉光軍心動搖，敵乘  
勢猛攻，守軍不戰自潰。我第廿四集團  
軍王耀武率七十三軍彭位仁，七十四軍  
施中誠，一百軍李天霞，由湘西策應，  
終以遠不濟急，長沙僅經卅六小時戰鬥  
，即淪陷敵手。戰後軍委員雖傳張軍紀  
，於重慶將張德能正法，但此以千萬人  
頭顱熱血，保衛三次之長沙名城，終於  
六月十九日淪落敵手。

卅四年九月九日九時日本投降後，  
我第四方面軍王耀武司令官，奉命接收  
長沙衡陽間投降，當年第三次會戰時，  
孤軍奮鬥名城之第廿七集團軍李玉堂總  
司令，最近亦由桂柳進抵長沙，使妙高  
峯上重復飄起了青天白日的國旗，岳麓  
山愛晚亭畔紅似二月花的楓葉，依然嬌  
艷的向舊主人展顏。往事似經歷歷在目  
，在江南西顧湘北，緬懷當年先烈犧牲  
之悲壯，益覺今日江山重光之艱辛。

# 致蘇聯人民公開信

除非世界上的各個民族，都能從隱秘的恐怖中解放出來，全世界的人們的精神，是不能自由自在的。所謂隱秘的恐怖，就是五年，十年或二十五年以後，另一個更加殘酷的戰爭，又要來擾纏他們。

勝利中所感到尷尬的事情，僅僅祇有怎樣去解放世界上每一個角落裏的人們的自由精神及其創造功能而已。過去就是由於這種精神的功能，使得我們到老遠的叢莽中來；產生了我們的大衆幾乎人人能够享受的優越的生活；尤其重要的就是，使我們自己，我們的子女們，以及我們的社會，都相信：除掉毀滅，掠奪，屠殺以外，我們還能够形成一種更加優越的命運。精神的自由，使得上述的事情實現，其創造的功能，又能使將來所懷抱的希望得以伸展。將來的命運，大部份要靠蘇聯和英，美去創造，要靠他們的選擇，瞭解，或他們的不信任，不友好以爲定奪。

因爲要建立這種機會，我們會經並肩作戰而獲得了勝利。現在除此以外，在勝利之中沒有感到別有尷尬的事情了。那些當權的人們都能察覺，——而且這也是各個民族所最需要和最

期望的事情，若能依步就緒做去，他們則不僥成爲政治家而已。他們將成爲完人，成爲解放者。

英、美之間所有的旨趣與瞭解的基礎，是根深蒂固而範圍又是龐大的。在這種基礎上建立新世界，也是可靠的。這基礎也是現在和將來的防禦的堡壘，爲了我們的安全與進步起見，美國的目的是要使之強化。

假定這一次大戰的目的，是要爭取和平，而不是再要一個和平紀念日，那麼，三大盟邦的目的是一致的，關於這一點，美國和蘇聯的人們，誰都能瞭解。除掉完全拋棄每一個國家的自私的立場以外，就沒有其他的澈底的政策了。

爲了每個國家的人民的福利及進步起見，沒有什麼事情，抵得上需要長期和平那樣地迫切。每一個國家，都在自己的人民的面前，同樣地承諾過，要提高生活的標準和實質。請問沒有和平，怎樣能辦得到這些已經承諾的事情？

以蘇聯來說，經濟方面務必要求發展。工廠並未儘量地建立，而且在此次大戰中，又受過莫大的損失，需要長期和平，可以說是說非常迫切的。

德寇佔領及退却的一進一出之間，他們曾經把蘇聯的最好耕地，約有一萬萬五千畝之多，化為焦土了——這一龐大面積，就等於美國的生產的田畝的半數，數十個蘇聯的都市，有的一半破壞了，有的完全破壞了。生產全國百分之六十一的毛鐵，百分之五十九的銑鐵，百分之五十的鋼鐵，百分之七十的鋁質，百分之六十的石炭，以及水銀等的工場設備，已經全部或局部地被毀損了。

現在蘇聯還在使用的的大多數的工廠，不是急於要修理，就是急於要改裝。在過去的幾年之中，所有的工廠機器，都開動得負荷太重。許多簡直成為廢物了。愛德嘉·斯諾在「星期六晚報」週報上，曾經說過，「公共建築，因失修而坍塌者有之。除戰時生產必需的建築以外，自一九四一年七月以後，就沒有建造過新的房屋。每人的衣服不是穿舊了，就是穿破了，所生產的，除制服以外，沒有尋常的衣衫。成千成萬的人們，祇能把自己的唯一僅有的一雙破鞋，塞着硬紙板底，在街頭上行走。」

莫洛托夫在舊金山時也說過，「我們相信能够把這種破重行建設來，而且建設得比以前更優美，祇不過這種工作太龐大了。」

假如意氣相投的話，英、美兩國就可以把自己的生產品，貢獻給蘇聯使用，蘇聯的領袖們必然明瞭，如此一來，他們的沉重的責任就可以大大地減輕，他們的龐大的復興工作也可以增加速度。

當然這也不是猜想的事情。在生產方面，英美和蘇聯已經同意合作，以期達到互助的目的。他們的同意和合作，曾經為蘇聯奠定了戰前的工業基礎，為美國撈來了許多生產工作。承蒙蘇聯的邀請，美國工程師會為之建造過有名的德尼浦羅斯托羅水閘。蘇聯裝滿了黃金來購買我們的惠斯丁浩斯的透

平發電機。美國的有利的計劃，使得唐尼滋地層下的石炭礦現代化起來。蘇聯的人們對於這種優異的成績是非常敏感，所以把全國的礦產業，都依照美國的開礦標準去經營。

高加索石油田裏的繩索裝置，擊孔機，汽油提煉廠等的機械設備，都是拿現款從美國購買去的。同樣地，蘇聯農業上所用的汽車，都是毛虫型與國際收穫機型的車輛。包爾溫型及美國型的火車頭，也就是蘇聯所有的最優等的車頭。他們的鋼鐵廠中所使用的鋼板滾壓機等，無一不是美國的出品。

美、蘇兩國對於和平的爭取是重要的，而兩國對於和平的需要也是重要的。從美、蘇兩國各自所需要的私利上，作一冷靜公平的計算說起來，彼此都是重要的。

美國人需要更多的工作，和從生產合同中爭取更多的利潤，而種種報章都不約而同地說，蘇聯的人還需要更多的美國生產的貨品。

有個俄國人對約翰·赫塞說，「我們曾在電影裏看見過美國的小雜貨店，我們也決定要出售五十個銅子一杯的冰結淋。」愛德嘉·斯諾也說過，「俄國人很羨仰美國的一切生產品，老是夢想着，總有一天可以儘量地購買到手，或摹仿得一樣好。拿一本道林紙的美國雜誌給一個俄國人閱覽的時候，他立刻就會集中意志去欣賞那些推銷貨品的圖畫廣告。」

在「變換世界的一年」中，拉烈·勒蘇爾說起，他在莫斯科會與一個政府所委派的，戰後重建蘇聯城市的设计委員，晤談過一次。

這個俄人說，「讓我講給你們聽，你們美國人建設城市的方法。沿着路旁建設模範的城市，成一個半圓形，並有支路與大道相通，一半圍繞着城市的中心，一半與老遠的大道相銜接。這也是我們所要建設的城市。」

「我在美國也參觀過你們的新式的百貨商店的建築。我們

也要照你們的式樣建造。那些廚房，是怎樣地節省人力！還有那些美麗的洗澡室！在我們新城市裏，這一切都應該有。」的確，在這個具有提高同等生活標準的普遍和實際慾望的社會的後面，我們這兩個國家，却有完全異樣的政治組織。自然我們都誇耀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同時我們也覺得可以自由地批判蘇聯的一切，也像他們批判我們的一樣。

不過在許多的特點上看起來，我們這兩個國家和兩種人民，却有非常相似之點。與其他的大國有所迥異的，就是我們這兩個國家，在經濟上都是自給自足的。要在經濟上再求發展，也不需要再增加版圖。好像英皇喬治三世，拿破崙和希特勒都覺得，蘇美兩國的地理各自皆有安全的保障。

在事實上和精神上，我們這兩個國家都是青年的，懷有大志的，而且富於先鋒的精神和想像。這就是我們為什麼遲到現在「纔成爲世界強權的原因，這也就是我們為什麼情願把自己所有的貢獻給全世界的理由」。據最近蘇聯的新聞紙稱，在此一次的大戰中，紅軍能獨當一面，而獲得勝利，就像美國人在第一次大戰中，具有單獨取勝的信念一樣。

蘇·美兩國人民的性格，說起來也似乎相同，普通的俄國人一與普通的美國人混在一起的時候，似乎有本能驅使他們互相愛慕。

拉烈·勒蘇爾在其著述中會說道，「不愛俄國人，是很困難的一回事情。他們都是如此地情緒洶動，如此地易於娛樂，如此地性情溫良。所有的外國人都認爲俄國人對於美國人，有一種不知不覺的愛好，緣於俄國人在美國人中，發現了同樣的唱合性，同樣的不拘禮節，也同樣的以平等待遇別人。」

在俄國的一個草原上的美國轟炸機的根據地裏，愛德蒙德史·汀汶斯遇着了五個萍水相逢的知己，從紐約來的鳩，從匹滋堡來的休迭，從列寧城來的尼哥萊，從莫斯科來的科梯梯耶

，和從羅斯托夫來的米謝等人。據史汀汶斯在「星期六晚郵」週報所發表的文章上說，「當我遇見他們的時候，這兩個美國人正在教那三個學時髦的俄國人怎樣嚼橡皮糖的祕訣，千萬叮囑他們不能渾吞下去。」

這種友好的同志精神，在許多的空軍根據地裏，都是非常顯著的——在伊朗，在蘇聯，在阿拉斯加無一處不如此。凡是我們這兩個國家的士兵們，一有聚首的機會，就能結爲好友。

在「柯利亞」雜誌上，柯烈·福德與阿拉斯泰爾·麥克培恩談到，有天在范朋克地方的將校俱樂部的情形，「有一個運輸飛機師，聽到一架蘇聯飛機師，在唱其祖國的歌曲，便坐到鋼琴面前，釘釘咚咚地去試彈。這個美國飛機師，以耳代目地，逐漸地就把這歌曲彈會了。等到美蘇的飛行人員一夥起來合唱的時候，他伴奏得更有把握了。」

「他們再唱一隻美國人所熱習的蘇聯歌曲；隨之，一個美國人就取出吉塔琴來，一面哼，一面彈着那柔和而悽涼的『老人河之謠』。後來一個俄國青年又提了一隻豪華的，用西比利亞的白狗皮所做的，大靴子出來。當時有一個美國飛機師，就把自己的鞋子脫下，打算試一試，終於塞不進去。於是他就指着自己的脚很懊惱地說『太大了』。最後他們打開紙包的葡萄和蘋果，分別坐下，練習美蘇，兩國的言語，對於彼此的錯誤，相互地大開玩笑。」

「這真是一種歷史的場面。這兩個國家從此再也不會有什麼隔膜，大家都覺得是這樣。」

蘇聯是由十六個自治的共和國而組成的，像我們美國一樣，也是一鍋「臘八粥」。蘇聯並不是一個種族的國家，却是一個由一百七十五個不同的民族混合而成的國家。他們有一百五十種不同的言語。在那兒，也像在美國一樣，這種複雜的情形並沒有產生分化作用，反轉產生了高度的愛國精神國家的統



一。這兩個國家纔是真正的聯邦國。因為在這兩個國家裏，少數人的人權與機會，都能獲得保障故耳。

雖則美、蘇兩國的歷史上，常有意見上的深刻的區分，但是在他們兩國中發達危難的時期裏，美國老是準備協助俄國，反是俄國也老是準備協助美國；這一點也是同樣的重要，甚至於更重要。

華爾特·利浦曼在他的『美國外交政策』一書中，說過，『靠着意識形態來決定外交政策，是怎樣地必要，而靠着國家的利益來決定，却是怎樣地強辭奪理，以俄，美兩國的外交關係的過程看起來，就可以獲得印象深刻的例證。』

他說，美國人一向討厭俄國所有的政府。同樣地俄國人也歡喜我們的政府。『除掉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國沙皇滅亡，和同年十一月的布爾雪維克革命的數月以外，這兩個國家的政治的意識形態，像南北兩極一樣地懸殊。然而俄、美兩國，各自雖有各自的利害，往往却能在各自的歷史上的危機臨頭的時候，互相幫助。』

雖則沙皇、恐懼美國的革命，但他們主張武裝中立，却對於殖民地諸州是有利的。雖則俄國繼續不斷地反對美國民主政治，沙皇政府，在美國南北戰爭的當時，却宣稱北方政府的存在，對於俄國是有重要關係的。隨着俄國又派遣海軍到紐約和舊金山來，因而阻止了英、法兩國承認南方政府。

在第一次大戰的時候，美國極其不滿意沙皇的統治，後來又恐懼和不信任布爾雪維克的份子。雖然在簽署休戰條約和凡爾賽和約的時候，俄國並未列席，不過在這兩種文約之中，都有保障俄國的自由獨立及其權益的條件，這都是美國的主張。一九一八年時，美國派遣軍隊到東部西北利亞去，也僅僅是要阻止日本反蘇的野心。美國撤兵以後，同時美國又堅持着要日本撤兵。

利浦曼又說，『歷史的體驗已經顯示出，蘇聯和美國，位於地球的兩個反面，彼此的政治意識形態老是敵對的，彼此惑疑着一接近，是否會鬧亂子。然而這一個總是反對分割另一個，而另一個又總是期望這一個強盛。他們兩者之間，從來也沒有起過成爲冤家對頭的衝突。』

爲了眼前以及將來的，各自的利益起見，蘇、美兩國，各在其歷史上緊要的關頭，應該站在一條陣線上，爲了互相的利益，而彼此協助，相互合作。

蘇聯政府，假如不明瞭美國對於蘇聯的高遠的好感及情誼，那就錯怪我們了。其實蘇聯不信任美國簡直毫無根據。美國的人民，無不利用現代交通的每一種工具——新聞紙，雜誌，圖會，演講，無線電，和電影——無不專心一致地，帶着最大的同情來吸收關於蘇聯的消息。

假如蘇聯對於美國，能減少其神秘不可思議的勢態，美國還願覺得榮幸。其實俄國祇有兩種政策，足以危害兩國之間的好感。第一，假如蘇聯，以其從來所未有的威力，要採取擴大領土的政策，俄國與我們和英國的衝突，就是不能避免的一回事，第二，假如蘇聯，因獲得了歷史的勝利而熱狂起了，要在世界上宣傳革命的共產主義，這一點也足以使英、美兩國聯合起來對抗。

不過這兩種恐懼都難於實現，都難於使人深信。否則俄國所需要的，俄國人民所企盼的一切，必遭莫大的損失。連俄國最近打算要進行的復興工作，以及俄國人民在經濟與文化上的幸福的希望，都要尷尬起來。

同樣地，美、英、蘇以及其他的友好的國家，要除去籠罩着將來的恐怖，與近在手頭的，自由人類的更優越的命運，也都要尷尬了！

(Stanley High 原著 王易流譯)

# 航空母艦

## 佛蘭克林號

### • 木 端 •

黑夜中，雖會經過十二次的「總集會」，可是並沒給敵機得一逞機會。現在晨光破曙迫得日機倉卒回到他們沖繩及九州之根據地，三月十九日，和平時一般，龐大的 Essex-Class 航空母艦「佛蘭克林」號行駛於日本的門戶四國以東五十三哩的地帶，七點鐘的時候戰鬥機從她的甲板上出發，前往襲擊神戶，此後全船漸趨寧靜。

每個人都覺得相當安全，整個船處於大隊機動部隊哨戒範圍內，美空軍偵察隊在上空環繞，三十隻俯沖機正在廣闊的飛行甲板上升機待發。

李思禮意吉瑞士 (Leslie E. Gehres) 艦長同他的空軍官長及海軍人士立在艦臺上遙望着遠處低垂的雲際，下面士官室內，奧柯拉亨 (Joseph. Timothy. O'Callahan) 天主教的隨軍教士，正與幾個將校在用早餐。這位教士是一個黝黑輕身巧小的人物，有着一個永遠坦白無邪孩子的面龐。

事情發生了，正在是七點〇七分，事先並沒有警告——只是一聲爆炸震撼着整個船身，接着在這一聲還沒有消逝之前，另外一聲又相繼而起，來得太快了，快得有點像空谷回音。

究竟什麼事發生呢？士官室內沒有一個人知道，只有站在艦臺上的吉瑞士

司令明瞭一切，他看見一架單引擎的特攻機 (Zero) 從雲端內閃出，以每小時三六〇哩的速度衝來，發她到達「佛蘭克林」附近，相隔七五呎高度擲下一枚五〇〇磅的炸彈在甲板邊緣上，迴繞於該艦的四周，又擲一枚於船的尾部，像船長事後說：「這是日本冒險機師的狂夢。」

現在是預兆不祥的片刻安寧——只有三十秒誰也沒有想到這個暫時的寂靜，只是美國海軍史上慘烈悲劇的前奏。

第一枚炸彈分裂了鋼板，到達飛機庫內汽油箱及飛機之間，開始爆裂；第二枚擊於甲板上正升火待令的機羣，逼使飛機互相碰撞起來，正在轉動的鋼葉推動機碰到引火管上去，火焰波濤般的濃烟掩蓋了飛機，甲板，與人羣。

愛德文派克 (Edwin Parker) 司令剛駕機升空，看見情勢不利，趕快轉回向着日特攻機尾部猛烈開火，日機被擊墜海，當浪花四濺時，他總算極圓滿地完成了他的工作。

現在三十秒平安的插曲是結束了，飛行甲板之下，火舌延近炸彈及火箭，彷彿已經到了世界的末日，爆炸轟起了這巨大的「佛蘭克林」而且側向右舷；烈火從甲板伸張達到四〇〇呎的高度；飛行甲板上十二處均遭遇爆裂；巨大

的火箭夾着異怪的音響從甲板的空洞竄出，直衝天空，宛如魁偉的羅馬風炬。船尾上的飛機開始猛烈的燃燒着；火熱的炸彈與機身分散，四處的滾動；機關槍的子彈帶像鞭炮般的亂響；昏迷的及炸死的人們遍佈在甲板上。

在觀望臺上的戰事情報處也受到一下極大的震撼而向上炸裂，裏面的人全被撞到鋼板的房頂去，他們立刻死了，只有希蒙(Lieut. W.A. Simon)中尉，佩着鋼盔而成為例外，附近的出發室內，十二位機師同時殉國，五十噸貯藏着的炸彈及火箭分割了「佛蘭克林」的內臟，五十噸的軍火在地甲板上散佈着，一萬二千加侖的汽油在她內部燃燒着，一哩左右的巡洋艦及驅逐艦的艦長們注視及畏縮着當他們親眼看見「佛蘭克林」受到三十一次主部爆炸的痛苦。

奧柯拉亨神父設法向船尾走着，他要到飛行甲板上，因為那裏正充滿了負傷的人們。他遇到了無數的火艦及溶曲了的金屬，他知道這隻船裝載着多少炸藥及汽油，恐怕只要幾分鐘火勢就會蔓延到火藥儲藏室，那時，這隻母艦恐怕有被轟到天上的可能，這一切都他明白，同時很安靜的等候死的降臨。

在濃烟密佈的走廊內摸索前進時，他發現一堆發狂似的人羣，正預備穿過

一個艙口到甲板上，他們擠塞在艙口附近，被震驚駭得差不多全都失却知覺。「每次一個人，孩子！」奧柯拉亨神父用力的喊，當他們認清了他的聲音，緊張的狀態開始消逝，同時漸漸回復了理智，「鎮靜一點！一個一個的走」他重複的說着，於是一個挨着一個的穿出了艙口。

在船上的每個人都同奧神文有一點關係，他操着他們的語言，他們全知道他是他們的朋友，當你遭遇困難的時節，他永遠在你身旁予你以援助，此外，他還比別的神父強一點，他同你作撲克的遊戲，為軍隊編撰歌曲，當船泊岸時，他也可以同你一同去喝一杯啤酒。「他只相信兩樣東西」他們全這樣說：「上帝同上帝所排選的人民。」

同時泰泰勒(Joe Taylor)，該船副司令正在設法向艦臺進行着，船尾飛行甲板上，簡直成了殘物與屍骸的叢林，烟是那樣濃厚「你可以吞進再吐出牠」泰泰勒伏於地上，船機作為引導，慢慢匍匐而行，最後終於達到目的，艦臺的下方是迷漫着黑如身烈火他無法尋到進口，但是他發現了一架掛下來的練梯，他爬了上去，跨過艦臺的邊緣，吉瑞士招呼着他：「裘！你的臉黑得像地獄一樣」。

這個時候，機動部隊的戰船全在設計如何拯救「佛蘭克林」，航空母艦出動大批飛機保衛這隻創的船隻，四十哩以外——差不多連日本本土均可以看到那怒濤般的黑烟，巡洋艦「聖泰，非」(Santa Fe)號及驅逐艦「米勒」(Miller)號，移近這受創的兵艦施行撲滅這鉅大的火災。

吉瑞士吩咐「聖泰非」及「米勒」營救重傷者及全體空軍部隊，對這件事是有斟酌的必要，這些軍士必須要生存以便效忠祖國。

當空軍總司令達衛生(Davison)告別時，她向吉瑞士說：「你最好還是設法放棄這部軍艦。」

「假如你給我一部空軍偵察隊及海面防衛，我想我還能挽救她」，吉瑞士說，達衛生司令點點頭同他握手，在海軍內，軍艦的艦長就是牠的主人。

「佛蘭克林」是將被水吞噬了，只有十四度就將淹到右舷，她漸漸漂離「聖泰非」但是巡洋艦的艦長斐司(H.C. Fitz)急忙調轉船身，破浪前來，緊握着「佛蘭克林」傾斜的邊沿，「這是我一生以來所見的航海者驚人技術最大表演」吉瑞士說。

爆炸繼續着，一間充滿了五吋槍彈的貯藏室才被炸毀，但是斐司站在「聖

「泰非」的艦臺上對牠們并不予以注意，就連那些打擊在他四周的破碎機件，亦取同樣態度。

從艦臺上，吉瑞士看見奧柯拉亨神父在救火，甲板上被驚駭得手足無措的人們，當看見這盞甲上畫着白十字的教士，他們都勉強支持着，且隨着他。

火熱的炸彈仍舊在甲板上滾動，假如這有力的水龍撞到敏感的牠們，就會炸裂的，於是與神父離開一呎的距離向牠們輕輕噴灑着，使牠們保持知覺的冷度，雖然火勢是漸漸的延近着烟是那樣的惡劣，人只要在其中有幾分鐘的停留，就會倒地呻吟喘息，奧神父則立刻另喚多人來協助，惟有他在人羣中彷彿鐵打的人一樣，吉瑞士事後對人說：「奧神父是我一生從未見過的勇的人。」

火只有五吋就將威脅一間充滿子彈的火藥庫，奧神父看透了險局，招集了若干人飛奔着去搭救熱力融化了抽斗上的綠漆，濃密的綠烟正向外冒着，他浸濕了這倉庫同子彈，然後慢慢將裏面的儲藏物運出拋在水中。

燃燒着的汽油從傾斜着的甲板向下流着，滾滾的火烟在四處伸張着，奧神父以他的水龍將牠們沖到海裏，爲了挽救全船，掙扎，奮鬥，不間斷的進行。

這次奮鬥，許多人之中還有最果敢的一位，是多納戈瑞中尉 (Lieut. Donald Garry) 他是一位服役於海軍三十餘年的下級軍人，他知道許多人停留在船尾第三層甲板上的聚餐室內，他遂赴湯蹈火達到了目的地，在聚餐室內有三百人，這間屋本來有着四個進口，可是現在已經有三個鋼門被熱及炸裂封沒，最後的入口也彷彿被火勢阻隔，但是戈瑞終於通過了。

「拉成一隊！」他喊道：「彼此互相牽好，跟着我來！二十人一隊。」

戈瑞細弱的手電筒，在這烟霧騰騰的走廊內，並沒有任何效用，但是他尋到了一個通氣箱，他將人帶過去，移去鐵格，開始向外爬越，人們跟隨着他，在幾分鐘後，他們全蜷伏呻吟在甲板上了，戈瑞來去了許多次，三百個人全被他這樣救回到安全的地帶此後，吉瑞士會頒予議會榮譽勳章。

現在爲了要將右舷的油箱內的水及油運到對方，使船身得保持平穩吉瑞士司令決意接受巡洋艦「彼得伯天」(P. T. Berthel) 的拖曳，「佛蘭克林」上三十個人以八吋的粗繩扯着，普通這是起重機的任务，但是現在牠已失去了能力。

「哎！喝！喝！喝！」人們一邊喊一邊拉着，這粗大的繩索了又擊緊，每

一次的擊緊，船身是漸漸挺了起來。當一切都完備後，「彼得伯夫」開始的向前拖着，至少敵機再襲，「佛蘭克林」已經不是一個呆立不動的木雞了，大部的損壞全失去了效用，縱爲有完整的，恐怕人們也無暇去顧及的。

吉瑞士發覺一個四十耗口徑的砲台尚未被毀，但是他能犧牲許多人去保守牠嗎？吉瑞士時常自語着，他的水兵，十九歲的華萊·克林西惠司 (Wally Kinnewicz) 聽到了他的獨語

「請司令原諒，但是我可否去防守那砲台？」華萊說。

「你不知道不知道四十耗是什麼？」吉瑞士不耐煩的問着。

「我是一個海軍」華萊說。

「好的，海軍！你去吧。」

他於是爬了下去半小時後，吉瑞士看到他，同七個旁人出現砲臺的附近，華萊招集了二個廚司，一個砲手的同伴，一個下級士官，二個樂隊的喇叭手，及另外一個水兵，敵機又來了，黑烟又散佈着，當附近的兵艦開始起火的時候，華萊前往遮掩了他的砲臺。

一架特攻機向「佛蘭克林」衝來，華萊四十耗的砲口向她瞄準着，開炮員以手管理着機件，——因爲電動管理機是已經被毀了特攻機正以三百哩的速度

衝來，在距離該船一百碼左右中彈筆直的下墜，這四十耗的砲，傷害了她，使她失去了制轄的能力。

她投下一枚炸彈，但是在，佛蘭克林外二十呎爆炸，整個船搖擻着——但是并沒遭到不幸，華萊同他的砲手拯救了「佛蘭克林」否則，無疑的，這又是一下致命的打擊。

下午，日機逞勢，連襲過二次，但是現在，全便軍士都竭力保衛這堅拒毀滅的戰船，四十餘架日機均被擊落。

奧柯拉亨神父仍繼續他的救火工作，歷十小時而不輟，熱度是那樣的高，甚至有些地方，鋼鐵都發着紅光，但是他攜着他的水龍，穿過煙，越過火，毫無損害安然的工作着，人們開始相信假如跟着他你是會安全的，他們全圍着他：「後來怎樣？神父。」

他時常指着艦臺，吉瑞士正靠在欄杆上，當微風吹散了輕煙，你可以看見他，奧神又一直嚷着：「看那上面站着的老頭！他一點也不煩惱是不是？不要叫他失望。」

夜幕下垂的時節，吉瑞士得到了報告，日機正預備大批進，他微笑着，他現在相信他的兵艦是不會毀滅了，像泰勞所說，「一個不肯沉的船是不能沉的」他的話誠是至理名言，「日機又去

襲擊六小時前我們所停留的部位，」吉瑞士說：「但是我們已經在四十哩以外了，他們到了那裏，擲下那明彈，不能發現我們時，就會回去的。」

夜深了！吉瑞士安逸的鬆了一口氣，他燃着一枝紙烟沉刻的吸着「熄滅烟火，船長，我們是一部燈火管制的艦呢！」是這樣一個嚴重的聲音喊着。

吉瑞士將烟自動拋去，然後注意着究竟是誰胆敢申斥船長，原來是華萊那個說「我是水兵」的克西惠司。

吉瑞士笑了，他是一個好的水手，他想一個偉大的軍士在困對時，他從不想到死的恐怖。

甲板下的機械人員堅持着他們的本位，雖然有些是為攝氏一三〇度的高熱灼得昏厥在地，侵曉，他們計劃恢復航行，然後吉瑞士可以取消他船的拖曳。

船上的人全集聚在「大廳」上——她的水手這樣稱呼她——他們歡呼着當他們看到這受創的巨艦仍能以自己的能力前進着，她的旗子從旗桿上拿了下來，他們曾經看到她十二處圍滿了火光，他們料想她最後必趨沉沒，但是現在，他雖然有點傾斜，飛機庫內及飛行甲板上雖然仍噴吐着一縷縷的黑煙，但是她却勇敢的，乘風破浪的向前進，她還是繼續的生存着！

三月十九日，「佛蘭克林」號載有三千餘人現在死傷及遺失竟達一四九六人之鉅這是美國海軍史上空前的慘痛紀錄，自從「不必要的職員」相繼道去後，只有七〇四軍官及士兵抵達珍珠港，今日，每人全有一張奧柯拉亨神父所組織的「七〇四總會」的會員證——世界上獨有的組織，牠的會員在死亡迫近眉梢時，仍然能奮鬥，掙扎，自救更生。

珍珠港內，駐紮在夏威夷無數的將校，全矗立在碼頭向這歷盡艱辛，飽嘗痛苦的巨艦「佛蘭克林」號致敬，珍珠港內停泊的船隻一齊向她致敬，人們全以懷疑的眼光注視她身上的巨疤重創，三十餘個象隊團體自願歌唱歡迎的頌詞——Aloha——他們的歌聲充滿了夏威夷的情調。

「佛蘭克林」姊妹的移近了碼頭，水手們整齊的聚集在甲板上，連那二百七十位受輕傷的全在內，女孩們凝視着——她們喃喃私語，——她們終於慟哭了，的確的，沒有一個人能不垂淚當他看到這般遍體創痕的船隻，沒人不傷心除却她自己的水兵。

是奧柯拉亨神父領頭歌唱而全體水兵附和着艦臺上吉瑞士扯着泰勒含笑頷首當那些死裏逃生的軍士光明的唯起：「這古舊的大鳳，已今非昔比。」

# 人民的軍人

## 陸軍參謀總長

### 馬歇爾元帥



美國人民指出馬歇爾將軍是天佑美國的明證，在適當的時會，挺身而出的適當人才。一九三九年夏天，正需任命一位新參謀總長，那時謙恭和遜的馬歇爾似乎沒有被人看見。在他上面有二十位少將和四十位准將。大總統却在那一羣金紫輝煌的將領中挑選出這名列第三十五的一位。

這一個特別決定，原來由於陸軍方面一致的輿論才使羅斯福總統選定了他。最高統帥部裏的人都放棄了他們自己的希望與雄心，一致指着順長，莊肅，和目光沉着的馬歇爾是最適宜於這種工作的人。

從他初着戎裝的那一天起，馬歇爾就是一個著名的人物。因為他父親是賓夕文尼亞區唯一的民主黨員，所以他沒有上西點大學，但是因為他在維吉尼亞軍事學校裏成績優異，所以就委為軍官。後來他又畢業於美國步兵學校與陸軍參謀大學，這兩個學校只收年輕而有特別能力的軍官。馬歇爾在菲律賓服役時曾使佛蘭克林·貝爾將軍非常高興，以至於預言馬歇爾中尉將變成「史東瓦爾·傑克遜將軍以後最大的軍事天才」。

一九一七年他奉派到法國，立刻派任第一師參謀工作，旋升第一軍參謀長。潘興將軍派他將聖米琪爾突出地帶方面的軍隊撤至新陣地，以便發動穆斯到阿爾良的攻勢。這龐重的一樁任務，要想幹得好，必須幹得秘密。馬歇爾開動了。十四天之內，他就在德國人的面前調動了一百萬人和他們的裝備，竟沒有引起敵方的疑心。

休戰後，潘興將軍挑選他做副官，他於是和這位偉大的軍人有了四年密切的關係，但是舊日良好的年資制和馬歇爾本人異常堅決的謙卑態度他擢升得很慢。直到一九三六年才佩上准將的星章，一九三八年才從偏僻的內地升調到光天化日的華盛頓。

他最初充任作戰計劃處助理參謀長，嗣調副參謀長，皆能展長其才。但是當他升調到最高統帥部時，大家從來沒有聽見過他的名字。

馬歇爾因為處理軍事上空前未有的一樁工作，贏得了全體聯合國家對他的欽佩。

只有「空前未有」這幾個字可以形容他的工作。馬歇爾將軍應付九個戰區，指揮分佈在六大洲的海外部隊。不僅是作戰計劃，同樣重要的還須以各種必要的供應品，分給每一戰區和所有喧嚷着的盟邦。將這些供應品集合在啓運的港口，尋找船隻，並且趕快把它們運過五萬六千哩有保護的。通線，而沿途每一哩路，都須應戰。此外，國內還有七萬以上徵募的新兵，必得予以衣食訓練並使他適應戰地的環境。最後，必須與國

會，海軍部，國務院，及白宮有密切的合作。工作雖屬繁劇，馬歇爾將軍却能舉重若輕。

看他的工作情形，就好像看一部完全調整和馬力很高的機器推動着一樣。他的精神訓練加上天生的才能，使他隨時可以運用各種智能而沒有絲毫浪費的動作。他每天早上準七時三十分起身，進到五角形的大廈裏去，他是從梅葉爾砲台一所舊式迂迴曲折的陸軍住宅中駕車來的。每天下午五點鐘，忙過了一天以後，本來應該疲倦不堪的休息一番，但是他從辦公室裏出來的時候，仍然像他進去時一模一樣的整齊振作和沉着從容。從沒見他露出忙迫不堪的神氣，他那辦公室中，靜穆的空氣，也向來未被叫罵和擊案的聲音打破過。

他身體健康自然是工作順易的原因之一。他雖然是六十二歲的人，看起來還像三十幾歲那麼年青。他歡喜打獵和釣魚。他終年不會放棄臨流垂釣或在葉落秋深的樹林中逐獵的機會。

他平時規定的運動是每晚餐前騎着他那匹倔強的栗馬（名叫準備）緩馳一番。除了有公事以外（他總是極力避免這一點），他必定在家裏恬靜地和太太同進晚餐。有時看看電影，有時讀書消遣，每天晚上十點鐘準睡覺。頭一落枕，馬上就睡着了。從來不把憂愁帶到床上去。

他到辦公桌上，首先注意的一件事，便是翻閱那隔夜來的無線和有線電報的摘錄簿。這些電報報告各戰場事進展的形勢，以及美國本國將領們的請求和盟國的要求，人人都說他自己的需要是最迫切的。

他看過那些電報以後，馬上動手肅清案頭應發急辦的私事，用着清脆喜悅的聲音對他的書記口授文稿，從來不停頓下來磨湊一個字。這件事辦完以後，要接見作戰處長韓迪，海軍航空隊總司令安諾德將軍和軍事情報局長史特朗少將。這幾位，是在海外作戰方面協助他的人。韓迪和他手下的專家都專心

注意戰術和戰略；史特朗的特務人員是軍隊中的耳目，隨時報告敵軍的動態；強健的安諾德，手頭掌握着一切與飛機有關的東西。

馬歇爾將軍把每一項發展的細情知道清楚了以後，便作決定。

這位參謀總長在與「海外組」的人商談時，差不多注意到每一戰役逐步的發展。他自然是一個和藹的人，但他遇到力不勝任的人却採取異常冷酷的態度。各戰區司令都各按其考績的結果而隨時奉令遷調，高級軍官每當戰局激烈時奉令免職者亦不乏人。馬歇爾自己曾經說過，他希望於其將領者是：「軍事技巧，體力，品行和隨機應變的頭腦。不只偶爾如此，且須長期如此。每一戰役的成敗，無數生靈的幸運都繫於司令們所作的決定。他們單是好還不够，應該常是『樣好。』」

他和韓迪，史特朗以及安諾德所舉行的這種會議可以到一個，兩個或三個鐘頭。消息既然整天源源而至，這些人自將一再地奉召而來。凡屬極重要的公事，無論多晏，都隨時轉到馬歇爾將軍的公館裏。通常是早上商談了一兩個鐘頭以後，就輪到「國內組」的麥克納奈中將，索姆威爾中將，麥克奈爾中將和那無所不在的安諾德。馬歇爾將軍平常日子之所以有條有理和從容不迫的道理，就在這四個人身上。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馬歇爾將軍被任為參謀總長時，美國陸軍比較美國政府任何一部門官僚政治化的程度為深。每一部分底下分成若干層層級級的小部分，各有其獨立的精力和不相聯屬的職掌。

一位事務繁忙的參謀總長，不能祇對付一個有權威的頭目，却須舉行定期的公開討論。舊日的偏見養成了嫉嫉和競爭的心理，每一部分都認爲自己是極端重要的。還有些頑固的守舊派頗不喜歡軍隊的機械化，並反對擴大航空隊的組織。馬歇

爾將軍因為面對着必須將十五萬平時兵力變成數百萬應戰兵力的工作，所以在他直接監督之下分設三大總部——陸軍地面部隊，陸軍航空隊及陸軍後方勤務部隊。

馬歇爾將軍知道美國軍隊中的每一位軍官，在他服務陸軍的四十三年中，曾將他們詳細研究過，評量過。他知道他所要用以充任這三大總部首領的人物，他毫不猶疑地把所有與建立一國民軍有關的工作都交給麥克奈爾將軍。安諾德曾和米齊爾并肩爭取各方對空軍的認識，這次馬歇爾將軍就以自由發展世界最大空軍的權柄付託給他。又把在美國國內集合各種作戰工作戰具然後運往各戰區的工作交給多才多藝和在工程界馳名的索姆威爾去辦。偉大的軍事家和組織家麥克納爾將軍，則負責聯合三大總部使之成爲一個整體，消除舊有的妬嫉和競爭，並注意全部的機構能够保持平衡。結果，美國今日的陸軍是一可單元。

馬歇爾日常工作的另一重要部分便是聯繫。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親見協約國的軍隊因爲缺乏統一指揮，而一再瀕于危境。根據他苦痛的記憶，他首先堅持的各種事項之一，便是創立參謀總長聯席會議，以保證美國的作戰努力能得着十分完全的聯繫。這會議是由馬歇爾將軍本人，全美艦隊總司令兼海軍作戰部長金氏，羅斯福總統個人的參謀長李海和安諾德將軍組成的。

陸軍和海軍的合作，是在定期會議中研探出來的，與珍珠港慘劇大有關係的舊感，現在已無絲毫痕迹。

還有一個聯繫英美作戰努力的聯合參謀會議。原任英國參謀總長的狄爾將軍駐華盛頓。

馬歇爾將軍每天大部分的時間雖然都在舉行純粹軍事性質的各種會議，但還不能耗盡其全部的時間。陸軍部長的辦公室近在比鄰，所以與陸軍部長每天會談已經成了定例。參謀總長

異常敬佩史汀生豐富的從政經驗，陸軍部長也絕不掩飾他對馬歇爾將軍軍事天才的重視。

此外馬歇爾又時常被召至白宮，因爲羅斯福總統之密切注視戰局的發展，並不亞於馬歇爾將軍。參眾兩院議員也常拜訪他，有時還要接見國務院，財政部和其他高級官員的代表。在開始時，馬歇爾將軍消耗其大部分時間於出席國會各委員會，但是國會對他的判斷已經有了信任，所以他也無須再受這些訊問的干擾。

馬歇爾將軍所以獲得信任的主因，是他以民主的精神認識了戰爭，不是陸軍或者政府當局的戰爭而是全民戰爭的真理。這位非常特出的人才最特出的一點，便是他完全沒有官僚政治的習氣。請你注意他定期向參眾兩院報告美國作戰努力的每一細節是如何小心周到，並不是草率敷衍的談話，而是完備坦率的敘述。

馬歇爾是陸軍所推崇的「軍人的軍人」，但他便是一個「人民的軍人」。他雖然穿了四十三年戎裝，却沒有普通那些因爲「職業關係而變形」的弊病。他不獨可用人民自己的言語和他們談話，且可從人民的觀點去觀察一切的事物。甚至在國會不願撥付充分陸軍經費的那幾年裏面，也從無一人聽見他罵過一聲「腐敗的政客」。他認爲不願意備戰是純粹出於民主主義厭惡戰爭的心理，即使他因爲不會備戰而表示惋惜，也能够了解其中的道理。

在那戰局黯淡和似乎無法阻止希特勒的裝甲部隊向前湧進的日子，軍人羣中只有馬歇爾不願怒斥和平主義者，孤立主義者和政客們對於這種毫無準備的情形應該負責。

據他解釋：「民主的政府專以其資源改善人民的生活標準，故當那些集中全力準備侵略的國家前來攻擊時，不可避免地，侵略者必將獲得初期的勝利。」



馬歇爾將軍既富於幽默感，同時又能度量量勢，知輕識重。某次有一個僚屬向他詳陳希特勒軍隊的威力時，馬歇爾將軍忽然回復到他從前在維吉尼亞軍事學校踢足球的故事。

他說：「有一次我擔任足球先鋒時，對方的衛手體重在二百五十磅左右，我自己只有一百五十磅。他排立好了以後，我對於前途並不太感樂觀，但是打過兩三場以後，我發現我可以勝過他。從那天起，我對身材的肥大毫不在乎。」

談到馬歇爾將軍——鐵血健兒——純粹軍事形態以外的特點，他有與眾不同之處，那便是他珍貴人類的生命。

像軍事家們的解釋，在作戰時，有兩個主要的原則（一）盡量宰殺敵人，（二）已方須以最少的損失做到第一點。馬歇爾將軍之着重第二原則並差不差似第一原則。凡是派到海外的青年，無不在他個人深切關懷之中。

無論他如何忙迫，但是每天從他辦公室中發出去的信，總有一部分是寄給士兵「最近的親屬們」。結果，美國父母們的心中差堪安慰。他們得着了馬歇爾將軍的應允，凡屬被派到海外作戰的青年不至於沒有一「最好的領袖，最好的訓練，最好的適應戰地環境的訓練，最好的紀律，以及使他們有最大生還希望的」其他一切最後條件。

「切莫徒羨外觀的華美」，這是麥克奈爾所下的命令，「把他們將來在戰場上所需要的教給他們」。馬歇爾將軍所盼望和實際得到的並不是一些服裝遊行裏好像機器一般的人，而是具有進取精神能够自動從事及勢戰的將士。例如北非和薩勒諾的登陸，並不是臨時湊成的，因為登陸的隊伍曾在國內練習怎樣上駁船下駁船和登陸以後怎樣地幹。

坦克車駕駛員須受一種訓練，使能適應華氏表四十度以下和一百四十度以上的氣候，一方面還有地雷爆發於輪底，槍彈呼嘯於兩旁。此外更訓練他們如何敷設地雷和處置地雷。每一

次的演習就是作戰的預演，當那些無經驗的補充新兵在風沙中突擊，登巖，越水，向設防陣地進攻時，還有實彈掠過他的頭頂發出尖銳的嘯聲，使他能够習慣於戰場的聲音和刺激。

他從來不將任何事情委諸機會或平均律。每當某一年專為某一地點而受訓以前，一定要用各種試驗來決定他的體格與資格是否適宜。並處處留心使不至有柄鑿不入情形。大家結果都是一種會受高深訓練的專門人才，所以人人對於與他自己所負責任有關係的各方面都知道一點。如果我們轟炸機的駕駛員一旦陣亡或受傷，而由射擊員去代理他的工作，決不是意外的事。除了這種能使每一士兵「都有最大生還希望」的訓練和適應戰地環境的訓練以外，馬歇爾將軍特別着重領袖人才。在法國——他所記得的另一教訓——他親眼目睹潘興將軍受着年

責重於能力的平時擢升條例的拘束，所以馬歇爾將軍做了參謀總長以後，首先決定以功績為遴選將領的標準。拿破崙說：「小兵的背囊裏帶有元帥的司令杖」，馬歇爾將軍把拿破崙的話改成現代的名詞，說是美國陸軍每一士兵的「口袋裏都藏着星章」例如艾森豪威爾是一個中尉，從來沒有上過火線，他竟被選為北非戰場的總司令。完全不顧年資條例而遴選人材，會令

很多人痛心，但是陸軍裏面人人知道馬歇爾將軍是毫無偏見的。晉升之門，從來不會像現在這樣敞開過。早在一九四一年，馬歇爾就批准了麥克奈爾所建議的計劃，即設立學校特別訓練那些被長官認為具有卓越資格的兵卒。在今天，社會地位，平時能力甚至正式教育，都不被認為充當領袖的先決條件，却完全着重於智力，品行和資質。好一個民主化的陸軍。

我們即使用一大本書也寫不完馬歇爾將軍的全部事業，但是他的結果實為國人所共親。不到兩年的功夫，他却完成了德國人在費十年的時間，而且是在一暴戾的和只以武力為重的獨裁政治之下才能做到的工作。

是

# 一個德國亡命通訊員的哀訴

Thomas Mann 原著鍾吉祿譯自讀者文摘一九四五年九月號

作者略敘——湯姆斯孟(Thomas Mann)在一九三三年由希特勒的德國中自動亡命出國，他是國際間負盛名的小說作家，曾得諾貝爾獎金，在一九三八年開始駐入美國，最初他曾在各地用演說辭評擊納粹的崩潰，又在英國著名電台BBC向德國作擴大的廣播，同時出版一文「民主國勝利的來臨(The Coming Victory of Democracy)」見讀者文摘一九三八年十月號。他抵美國一年後即要求入美國國籍。

這時代最倔強的狂獸——國家社會主義——已進入了它最後的歸宿地。在它的蹂躪之下，所賜予人們的苦痛，也許是不僅一國之內，爲了正理與必需的迫求，我們姑不妨用冷靜的態度對於這惡魔的下場觀察一下。

凡歐洲或其他世界上被納粹所侵犯過的國家，決不在納粹主義及德國人民間劃一鴻溝。整個的世界已爲德國瘋狂戰爭受盡五年的痛苦與犧牲，從戰爭第一日開始，德國的敵人，那一天不是在與具有機智有紀律軍事能力豐富的德國人民搏鬥着，簡言之，就在與那擁護國家全面戰爭的潛勢力搏鬥着，所以實際上並沒有與希特勒或希姆萊戰爭，這是爲什麼呢？因爲是德國人民不會受愚，不以全力及盲目的忠心來爲國家犧牲戰場，單是希特勒與希姆萊又何能爲呢！

所謂一九三三年的「國家蘇醒(National awakening)」在純正的革命名義下是含有大量的危險性，這是大家不能否認的

事實。但是祇有一般少具見解的國家及其本國，才特別重視那回事。予在當時日記冊中曾言：「凡偉大的革命因其熱忱與勇氣，往往總是博得全世界的同情與敬仰，這在德國，除了使自已國家孤獨外，還醞釀了許之不諒解憎惡的革命中，究有些什麼什麼可取呢？當然他們也誇張它的不流血，但是事實所昭示我們的，却使誰都認爲它是含有世來造成最深仇恨，促使流血最多血的一次，它的本性就已經是包含怨恨、憎惡復仇、卑鄙等錯綜現象，要是它當時以仁慈爲懷，風度尚貴一些，即使是流血，人們還是會敬仰，也不致造成如今的結果吧，德國人民所倡的革命，是一個空前的，一個反乎理也，反乎自由真義公理的革命，在整個的人類史中這還是第一遭，所有的人民都以爲他們已達到目的，滿足了他們的要求，用萬分熱烈的情緒來完成這所謂「革命」殊不知他們祇是受愚於瘋狂的奸詐計劃而已！」爲了要大胆地說一句否認德國人民的罪責，我不隱瞞當時

我所知道的一切，有一件頗堪注目的是清醒與懷疑迅速地在各處傳佈着，另外一件就是自認「民主」的領袖與人民迅速地演出了最魯莽的一幕，因為我發覺國家已步至深淵，一部分是爲了固執不移一部分也爲了寡弱，這危險是任怎樣也逃避不了。

予曾寫過謂「予有一內疚，看到全國人民，對於領袖及被壓迫的恐怖心理已根深蒂固在他們心中，一般容忍者及團體的擁護者，與其說他們忠心熱誠毋寧說冷漠，宿命派失望的一羣來的恰當些，大部分可看到的是畏縮的觀望派與期待派，當一切過去後，他們正會像經過一場噩夢似地鬆一口氣，隨後就什麼都忘懷了。」

此即予欲述者亦係不能否認的，予在當時就目睹，有些人民爲瘋狂的國家主義所吸引而強制加入，但無論怎樣有些人是出於迫不得已的，爲了恐懼未來厄運的來臨，宿命般的冷漠，毫不關心；有些人眼睜睜着自己被趨入不知所終的危險中而一些無自救的反抗。

以上的情形予稱曰「復仇的內心戰爭」(The internal war of revenge)「因了外界的環境，遂立刻發展，形成一種戰爭狀況，是孤立失望與充滿美麗憧憬的戰鬥，他們憧憬着德國人民是真理的統率者，深信他們能拯救全世界的人類而世上其他兇悍的國家反在惡意地聯合着向他們攻擊，這信念是多荒謬。自經過這樣的一次戰鬥，總是促使政府與人民的關係愈形密切，國家與國體是無時無刻不須要有人民來維護的，德國的人民，憑了他們的民族意識，就努力地完成了全部的工作。」

於是正式的戰爭開始了，德國人民傾其最佳，也盡其兇暴的能事，致力於戰爭，其殘忍的行爲，會使人們的心田不寒而慄，無從挽救，也永銘不忘。他們在可能狀態下，總是竭力否認戰爭的失敗，即使一旦最後終於失敗了，他們還是不對於勝利失去信心，祇是在他們行將毀滅的面容上顯露着深層的肆意

與由於民族觀念的憤慨，他們到底是不屈服的！

目睹着這整個國家眼睜睜地趨於滅亡途上，其景象該是多麼可怕，任何的方法，企圖用以破壞，瓦解其國體去挽救現實及未來的一切，沒有一次不是遭公然的指斥而失敗世上竟有如此殘忍的領袖——統率者——毫無憐憫地強迫人民與他們同歸於盡，這在其他國家中還有比他們更殘暴的嗎？最後，由其國體所造成的國家命運實現了，我們一羣之命之徒，懷着希望也懷着恐懼，已等候了十二年之久，的確，我們早願望着，爲了整個的道德觀念，爲了想從憎恨中，從殘忍悖逆的圈子中解放出來？如今它是崩潰了——也就是整個道德精神軍事經濟的全部破產——我們一方面是可憐它一段被引入歧途的歷史；其間多少的魯莽；對於現實世界所需求的蔑視，但另一方面，當然我們是愉快地滿足了。在德國，每件事總是在極端專制下處理之，包括德國人民的精神思想以至言語，這樣將來的「德國」是否再能爲表示意見在人羣面前啓啓，倒是一個迎合的新題。

做一個在不知怎樣爲自己創造，反使全世界人民蒙受其害國家中的人民，其前途是不堪設想的。這在處於德國作家地位的人又將怎樣呢？在我們寫有一詞的時候，其間正充滿着多少傷心殘廢的人民朦朧地彷彿着；多少因對自治的失望而寧願爲外國屬民的人民；也有多少情願孤獨地囚牢中因爲周遭的憎恨，不允許他們越出一步——那些永不能見人世的人們！

如今可斷然的言，那不瞭解「自由」二字意義把自由誤認爲致人奴隸權利的德國軍國政府(Martial Reich)終於到了末日，前進的浪漫哲學派，稱德國將永被全世界人士咀咒無論怎樣的把它毀滅，在人們的心目中，還是不能滿足的，除非德國人民集體的由殘忍困苦中糾正過來，成立一個爲德國人民所創設的新政府新社會，盡力鼓勵其固有的發展教化引導，那末才能成爲未來人幸福羣的合作者！

# 英國人的偉大發明



羅意

一九四四年聖誕節的一星期中，德國陸軍

兀帥馮·倫特司坦德的軍隊，突破薄弱的美軍防線，攻入比利時。當時協約國方面處境非常嚴重。若不是我們的重轟炸機能夠出擊助戰，德軍的攻勢可能把聯軍切斷。在空軍基地所在的英國，濃重的霧籠罩着大部份的飛機場。馮·倫特司坦德利用冬季惡劣氣候的期屆，狡猾地佈置他的攻勢。

然而德國人並不知道會有一「飛途」(FIDO)。能奇蹟似地把霧露除去。這是戰爭中偉大的秘密發明之一。自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以來，在緊急降陸和升空時「飛途」已應用於皇家空軍的飛機場上。但是它清除重霧使全部轟炸機得以出擊，在一九四四年冬季還是第一次。

在這危險的一星期中，凝面似的白色霧層上，突然顯露了些大的窟窿，從那裏飛出數百架英美轟炸機，去轟炸馮·倫特司坦德後方的橋樑，鐵路線和軍需供應品。飛機回來時，在濃霧層上幾乎像魔術一般地又開了些窟窿，使他們得以安全降陸。這一星期的末梢，英國的霧到了最濃重的時候，但三百架皇家空軍的重轟炸機，在聯軍反攻前仍向聖·維斯(St. Vith)作白晝的戰略轟炸。倫特司坦德的攻勢便被空軍擊破，德國的命運也就此決定了。

雖然費了許多的時間和智力，「飛途」才得以製造成功，但它的構造却是簡單的。一種長方形的巨櫃，內部裝有許多管子；燃燒着加壓力的汽油蒸氣；安放在離主要滑翔道五十碼的地方和飛機場的進口處。「飛途」開始作用時，放出雲狀的黑烟，不久因汽油被本身的熱量所蒸發，燃燒起來發出無烟的黃白色強烈火焰。這劇烈的熱量使構成霧露的小水滴蒸發，滑翔道上的濃霧便因此消散了。「飛途」(FIDO)這個奇怪的名字，是從試驗初期的名字 Fog Intensive Dispersion Operation 的第一字母合併而來的，即是「研究的消散工程」的意思。美國空軍和英國皇家空軍人員對於試驗的結果非常滿意，就把「飛途」的意義解作「掃蕩霧的強烈攻勢」(Fog Intensive Dispersion Of.)

「飛途」不但挽救了比利時的戰局，並且使聯軍的空軍產生一種革命性的進步，奠定最後勝利的基礎。「飛途」的設備散佈在英國各機場，飛機師們出發前知道他們即使在最惡劣的大氣也能飛返基地安全降陸。某一個氣候惡劣的冬天，美國轟炸機回返基地時，發現英格蘭的東半部完全籠罩在濃霧中。在索福克地方的華特勃立琪大機場中，開放着「飛途」，一百零六架轟炸機從窟窿中飛下來，在三小時中全部安全降陸。應用了「飛途」後，一千零六十名美國飛行員避免了可能的犧牲，還保全了價值五千萬美金以上的飛機。

談起「飛途」的歷史，要追溯到一九四二年之初，當時皇家空軍在國內機場中損失很大，飛機從歐洲戰場回來的時候，機場全部被濃霧籠罩，因而發生許多不幸事件。

許多優秀的飛行員，駕駛着戰鬥機和轟炸機從德國安全回來，却在本國喪失了性命，這使邱吉爾首相十分煩惱。他知道戰前關於清除霧露的實驗並無結果，但是他仍向英國的科學和軍事研究員提出諮文，要求他們想法消除飛機場上的

霧露。專家們表示並無辦法可想。

傷亡者的名單繼續增加不已。因濃霧在英國損失的飛機和飛行員比在德國擊落的要多。因此邱吉爾堅決地拒絕放棄研究。一九四二年九月，他向秘密石油武器局的主腦喬弗萊勞愛特提出論文，當時他正在製造噴火坦克身和防衛英國登陸的汽油噴焰器。

勞愛特親自担任研究工作，後來又從政府機關和私人工廠中召集五百個科學家。他們辛苦地收集各種技術上有關的論文。工程師，科學家，氣象學家，有經驗的飛機師，幾乎每天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換所得的結果，分擔每人應研究的工作。利用靜電放電作用，以化學方法吸收霧滴，用冷卻法使空氣乾燥，裝置室外的氣溫調節，都被認為是可能清除霧露的方法。

專家們在最初的時候，就認為用加熱的方法最可能得到成功。他們知道霧與熱空氣不能同時存在。霧露是因為氣溫降到露點以下而產生的，假使用相反的方法把氣溫重新增高，已凝結的霧滴定能蒸發而消散。然而要產生足夠的熱量，使滑翔道上那樣廣大面積的霧消散，確是件難事。轟炸機司令定下的目標：高一百尺，闊一百五十尺，長約三千英尺的區域內，霧露應全部消除乾淨。

英愛汽油公司的德國科學家蘭根博士，曾為勞愛特的顧問，戰前曾發表一篇論文，報告用一組燃燒櫃，能在廣大的面積內散播熱量。應用這種方法的試驗有以下的記錄；康脫的果園用這種方法供應熱量；倫敦密得蘭·史高低許鐵路公司曾建造一座巨大的焦煤燃燒爐；皇家化學廠曾建造一組巨大的吹風機，用飛機引擎把熱量散放在滑翔道上。

在倫敦郊外史坦痕地方，勞愛特和專家們把廢置不用的蓄水櫃，日夜加工改造。工人們製成了燃燒焦煤的長一千碼

的巨櫃，另製一同樣大小燃燒汽油的巨櫃。在十一月四日，恰巧是邱吉爾發出論文，開工後的三十九天，獲得了第一步的成功。在麻狄地方，汽油燃燒櫃使可透視五十碼的霧。在二百碼見方八十呎的範圍內消失。同一天在史坦痕，用一組焦煤燃燒櫃，消除了較濃重的霧，獲得良好的結果。

焦煤的產量比汽油少，生火時間較長，在燃燒進行時又需要許多人工作。汽油生火十分容易，燃燒時發出和霧一樣討厭的濃烟，但能從密佈全英國的輸油站，直接把汽油灌入「飛途」。於是「飛途」的製造者就決定集中全力，研究汽油燃燒櫃。

自此以後科學家對霧的鬥爭與日俱進。同時美國第八航空隊的實力日益增強。假使飛機場沒有霧露，皇家空軍也達到每夜能出發空襲一千次的紀錄。

全部按計劃製就的「飛途」決定在軍用飛機場上加以試驗。在英格蘭中部的格蘭佛萊，著名有大霧的配司芬突機場，決定用作試驗場所。一具五百碼長的長方櫃安放在機場的進口物，另一具安放在滑翔道旁。一九四三年正月，第一次試驗時，所生的火光和烟霧，使飛機場週圍五十哩內的救火車全體出動。

在以後幾個月中，格蘭佛萊沒有濃密的大霧可供試驗。但在七月十七晚上，勞愛特和他的助手，終於欣喜地候到了一陣濃重的霧露降下。他們摸索到「飛途」旁，把它開放。在最初幾分鐘，簡沒有絲毫動靜，幾乎不能覺察地滑翔道上的霧露竟漸漸消散了。七分鐘後，他們居然見到了天空和閃爍的星光。

培納脫空軍中將駕駛了轟炸機從這沒有霧的空隙起飛。開去了「飛途」後，滑翔道又漸漸消失在白茫茫的濃霧中了。爲了恐怕霧的消散祇是偶然的巧合，又把「飛途」開放，

滑翔道又重新從霧露中顯露出來。培納脫的飛機安全降陸。他又在四面被濃霧包圍的機場中，起飛降陸了三次。專家們深信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控制霧露的成功。

邱吉爾命令製造六具「飛途」預備在秋天霧季時應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九晚上，「飛途」第一次救了飛行員的生命，四架哈里法克斯型轟炸機得以在濃霧籠罩中的格蘭佛萊安全降陸。「飛途」作用十分鐘後，滑翔道上的霧氣便很清楚，天空中閃閃的星光亦可看到。

有一天，另一飛機場開放了，「飛途」，使一架搜索潛水艇的監視機可以起飛。這時天空中另一架英國飛機，它的無線電機已損壞不能應用，正在設法找降落的地方，駕駛員瞥見「飛途」所造成的窟窿，預備飛下來降陸。但是飛機場的主持者並不知道他的到來，却把「飛途」關了，這時濃霧又密佈機場，飛機因此迷失了滑翔道，焦急的駕駛員摸索了兩小時才找到降陸指揮塔。

在歐戰的末期，英國有十五處機場，歐洲大陸有一處機場都裝有「飛途」的設備。

「飛途」的耗費確實很大，需要八萬加侖汽油，才能使長約二千五百碼的「飛途」作用六十分鐘。總之，「飛途」從試驗期到歐戰勝利日止，共耗費汽油三千萬加侖，價值一千二百萬美金。但因工作效能的增加，耗費却逐漸減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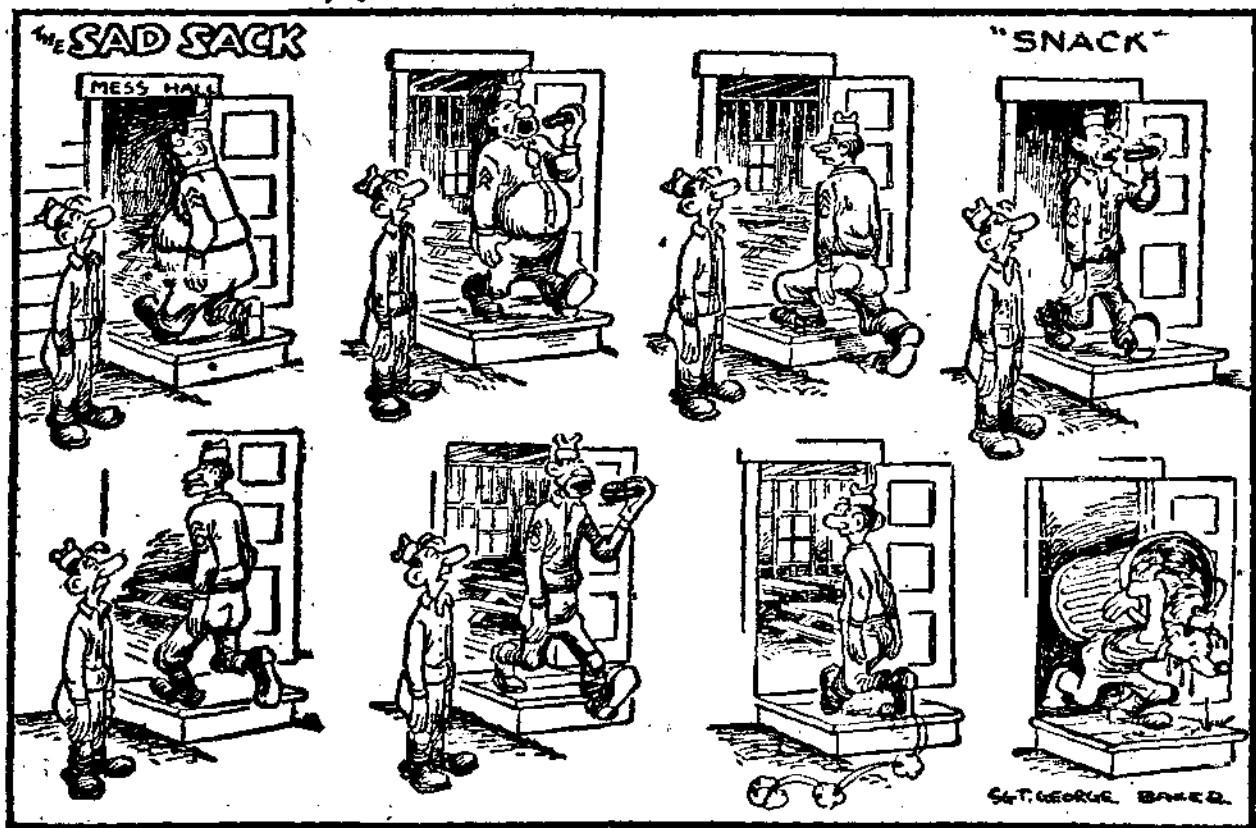
「飛途」對於平時的航空將有重大的貢獻。航空員所謂「鳥需步行的」大霧天，也不能阻止飛機的起飛和降陸了。英國史坦頓每年平均有六十個霧天，那裏的民用機場正在裝置最新式的「飛途」，用電力控制，使全體同時燃燒。

「飛途」在戰事緊急時，因實際需要而產生，後來逐漸改良而成更完美的傑作。它和雷達 RADAR 一樣是永遠對於世界有利的偉大新發明。

### 有幸有不幸

(可憐的小兵之一)

美國陸軍少尉喬治·貝克作



# 肖像

譯自「皇冠」八月號

余愛淥

「這種蹩腳的肖像，我絕對不付錢！」在盛怒之下，凱倫先生預備離開這位年青的匈牙利畫家薩卑散。

幾星期的功夫和五百元匈幣都算是成爲泡影了。

這位匈牙利畫家痛苦地回想着：這位百萬富翁的凱倫先生可也太忙了，一共才來了三次，這張肖像祇好憑記憶而完成。而結果也不能說怎麼不像。

「等一會！」他追蹤着：「請你寫一封信，說明你因爲不像你而拒絕這幅畫，行嗎？」

凱倫先生覺得這倒是極簡單的解決方式，立刻脫筆而匆匆走了。

幾個月之後，匈牙利畫家協會在匈京波達佩斯的藝術畫廊舉行展覽會。不久凱倫先生也接到了電話。半小時之內，他趕到畫廊中，看到許多人在欣賞薩卑散的作品——這就是他所拒絕付款的一幅肖像。

看到這畫的題名，他臉色突然發青，怒氣沖沖的向這畫廊的經理咆哮，要他立刻將這張畫拿掉。

這位經理很安詳地向他解釋：這裏的畫都得依照展覽的契約，懸上六個星期。

「可是這要使我成爲波達佩斯全城取笑的對象了！」凱倫大聲狂呼：「這是誹謗我要控告你們！」

「慢一慢，」這位經理冷靜地說，拿出一封凱倫在薩卑散家中寫的信「你不是自己承認這張畫不像你嗎？你沒有資格去告狀。」

在絕望之際，凱倫祇好要求購買這張肖像，化了比原價大十倍的價錢。爲了顧全名譽起見，凱倫在支票上簽了五千元匈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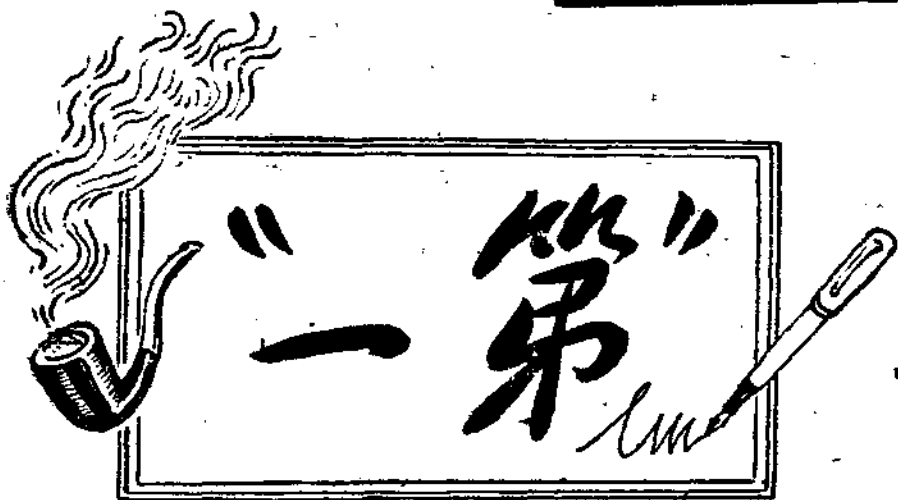
這位畫家不但將這幅肖像買給原主，而且並達到報復的目的，他祇是在展覽時加上了一個標題：

「一個賊的肖像。」

# 一個萬十六

讀者文摘七月號

曹達均



最近紐約的喬瑟夫·納森·凱恩，提出了關於十九世紀「第一」的簡單問題，去考問在紐約教歷史的三個大教授。他們都不能回答。凱恩告訴他們：並不是富爾頓發明第一艘汽船，愛迪生也沒有製造第一盞電燈，雷明登可不是第一隻打字機的創造者。教授們聽了之後便應懇凱恩寫一篇論文，討論這些問題。他却請他們去翻閱他的兩部著作——「著名的第一」知「實際的第一」。

在美國幾乎每一個圖書館都有這兩本書，這和年鑑及其他的標準參考書列於同樣的重要地位。在一九四〇年，凱恩的大名就成為婦孺皆知了，他是著名的「第一」專家，考證出許多世界上各種里程碑的建立者，例如克萊倫斯·勃滋亞侯改進了冰凍食物的方法，安娜·雅維絲自創母親節，約柯柏·羅勃特上校倡行新式的球賽規程等。

在許許多多的劃時代的節目中凱恩鄭重推荐康省勃立琪博脫地方的查利，惠特海，他的父親巨可泰夫是歷史上第一個駕駛「比空氣重的」飛機的人，他比一般人心目中的第一名飛行員賴侯特在開地好克的處女飛行還要早上二年四個月另三天！

這是一件十分聳人聽聞的史實，是凱恩化了幾百元美金方才使許多懷疑者信服的。他完全自費地寄發了幾千份複印的報紙，其中詳細描寫一九〇一年八月十四日巨可泰夫飛行半哩的經過，並且附有十一位目擊者的親筆簽字的證書。假使你是生擒日本兵的第一人，那末凱恩一定令你流芳後世。他費了二十五年的心血，發掘過去的紀錄，搜尋真正的「第一」。到現在為止，他已經發現了六十萬個「第一」！

例如：「美國第一次的死刑在一六三〇年執行，死囚的名字叫約翰·勃林頓。」……「一六二一年六月十八日，兩個侍者在美國舉行第一次的決鬥。」凱恩是美國「第一」掌故專家，因此每年平均有二萬五千元的收入。他的電話不息地響着，許多聽眾，許多讀者都來證實他在書上，在無線電中發表的放證。同時也有許多人來請教他——出了很大的代價。

去年，好萊塢的製片家。爲了要確切知道美國出現第一頂洋傘的日期，特地將百萬金的巨片暫停拍攝，穿過美洲大陸去詢問凱恩。他的回答是：在一七二年前美國還沒有洋傘，這樣一來那部電影的劇作者祇好將全部故事重寫了



紐約市立博物院鑒於凱恩的廣播能引起許多人的興趣，據有大量的聽眾，特將整整的一層樓請凱恩來主持，闢為三千年歷史的陳列所。這展覽果是十二分成功的，可也是使凱恩頭痛的事。

成千成百的參觀者都殷切地想在凱恩的「榮譽堂」佔一席之地，急於擠在「第一」的行列中。有人拿來一隻鼓，說是傑克·鄧普賽第一個在上面簽字的。還有人送來一隻高爾夫球，說這是第一個打中了人頭的。

若干年前，凱恩担任新聞協會駐華盛頓的採訪員時，時常到國會圖書館和專利登記局去，專門搜集美國發明家的有歷史價值的事蹟。種種檔案使他感到無限的興趣，因此想寫一本關於這類難以置信的往事的事，一位出版家贊同他的計劃，鼓勵他完成。

此後他任職為經銷各地的捐客，他便乘著職業上的機會，在美國各處旅行，每一個三千人口以上的城市，他都到過。他參觀各地的歷史建築，圖書館，學校，法院等。他將大部份的薪水化在拍攝珍貴的文件和設法記錄發明人的證明文件上，因此他自己時常窮得挨餓。到一九三三年四月，他終於完成了一著名的「第一」的第七百七十頁，也就是這本書的最後一頁。

靠了凱恩的致證而得到方便得益處的人們時常饋贈以禮物。有一次他發現普通廚房中的小巧用具的發明人之後，這位發明人的後裔因而獲得一筆意外的專利金。現在凱恩的必克汽車影是這個人送的。(紐約汽車公司每年送給他一份年金，帳單上標着 F F I，是 Famous First Facts 著名的第一的事實之簡寫。)

凱恩住在曼哈登之西點路一所八間房間的公寓中。里面給分門別類登記的記錄佔了大部份的地方，亂七八糟，連浴室也不是整齊的所在，凱常在那裏為他的文件洗一次化學品的澡，

以求妥善保存。他已經安排好壽終正寢後的處置，預備將他的許多文件送給公共的圖書館。

有一次他苦於致查第一個駕駛單翼飛機的人，他化了整整的三年的功夫，搜集了許多報紙，許多舊的航空雜誌。他雖然一直掛念在心頭，最後却也失望了，簡直預備放棄這致證。

終於他遇見了一位牙科醫生，亨利·W·華爾頓博士，凱恩對他說：「祇要你告訴我誰駕駛第一架單翼機的，我願願犧牲一顆牙齒。」

「那麼我給你拔這顆牙齒了，凱先生。」這位牙醫回答。同時他拿出一本貼照相的簿子，給這位特殊的病人若干變為黃色的照片，證明華爾頓博士是在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八日駕駛第一架美國的單翼飛機的人。

## 反納粹的科學家

### 海維賽重返哥本哈根

去秋榮獲諾貝爾獎金之丹麥化學博士G海維賽氏於安返故國後次日不慎跌折踝骨，正在本哈根有名之芬森研究院中休養。

因納粹新聞控制之嚴密，丹麥人比並不知流亡瑞典之海氏得到諾貝爾獎金之事。按海氏係有猶太血統之匈牙利人，一九四三年十月因納粹虐待猶太人過於苛烈。乃與理論物理學研究院院長布爾教授出亡瑞典。海氏之得諾貝爾獎金係因在化學及生理學上變化過程之研究中關於「接合原子」之使用之新發現。海氏並曾教含有大量氫之水，以試驗其是否有毒。(才譯)

# 你準備死嗎



容妍子

(譯自一九四五年  
六月號 Coronet)

大概一年以前，有一晚上，我的丈夫突然從看報的報紙拾起頭來莊重而有深意地說：「我死了時，我要把我的屍體送給醫學校。」

我第一個反應是可笑。這是在說笑話，我想，不過不是最好笑。可是他是很莊重的。這樣就要惱人了。「別談這種事情！」我問道。「爲什麼不要談？」他問。我的第三個而且末了一個的反應是發怒。我不願將他的身體去送給醫學校而且我不願談這問題，我堅決地告訴他。我們就這樣的停止了。

不久以後，我一個好朋友死了丈夫，我們幫助着料理不快樂的後事：安葬，她丈夫的私產的處置，她的屋子的出賣。我們看見朋友的一些僅有的錢（包括一小筆，她丈夫的壽險賠償）都化在安葬上。我們看見她除了可以避稅的憂慮之外，又加了一層迷惑，她憂慮她該如何安置他的繼女兒，該如何安置她的家庭，如何來維持生計。我是第一次看見這種準備是多麼需要。

那才經驗告訴了我每對結了婚的人應該能够回答這些問題：在二人只剩下一個的情形下，孩子們該怎樣處置！埋葬應該是如何的，死者的私人財產該如何辦理？留一個做父母的有沒有寫下一份遺囑？現在我才相信這些問題須預先討論，決定，——並寫下來。也許我說得太急些，不過當你的孩子，妻子或是丈夫在危急時，最小的事情也是重要的。而且，你不要只準備了幾月的事——你應該記住那是經年累月的。

我和丈夫終於開始了我原會拒絕談論的問題。我們不但討論他堅持的「把他送到醫學校去」那事，而且也談到各種在我們死後所不能避免的遭遇。我們安詳地，鎮靜地長長地談論着。最後我們有了決定。之後，我的丈夫走到餐室去化了四

個鐘頭，（假定他比我早死）寫下他能想到的有助於我的所有願望，理想，和積極的提議。同時，我也坐在我的櫃子做同樣的事。我們一寫完，就互相交換，仔細地看過，並所需要的發問和補充。到兩張紙都覺完全時，我們簽了字，不但簽在末尾，而且，簽在每一頁紙上。這化了一些時光和煩麻，但是做這件事使我們對孩子們和自己腦筋的平靜都有了保障。

我問過許多朋友，她們和她們的丈夫有沒有想到過假定一個死了，其餘一個該如何措置這問題！在十對之內只有一對有過這種討論。因爲他們家庭中曾經有過二次突然死亡的事件，使他們看到大部份人沒有看到的事——無論誰都會遭橫死。我的其餘的生活快樂正常的，有家庭，孩子，適當的收入，健康並且很樂觀的朋友們，給了我不同的答覆：「神經質的人才談論死亡」，或「我們還年輕呢，何必爲這種事就憂！」或「談點什麼呢！什麼事都讓它自然過去好了。」他們都有一種表明的或暗示的意思，即是無論怎麼「你不應該談到這事」。對於這種態度，我以爲只有照我丈夫所說——爲什麼不？

## 怎樣安排後事

可是保壽險這種事也是防止意外的死亡的，人們却為什麼不說保壽險的人是「神經質」呢？我所提出的這種嚴肅的家庭討論也不過只是保壽險的另一種形式。

而正像保險的別的形式一樣，這問題應該在年輕，強壯，和健康得不像會死的情形下就想到。因為那時候，你能帶些幽默而客觀地談論，這樣才會有實際有用的成效。病與老年時，帶着感情談論這種問題便覺痛苦了。

但是，你會問，談論點什麼呢？很多！比如，來自各方面的儲蓄金

該如何用法？安葬費要用多少，養育孩子的要多少，寡婦或丈夫的個人用度該多少？你願意你的丈夫（或妻子）再結婚麼？你願意他（或她）把自己完全獻給孩子們還是專心創造一個新事業新生活？你的金錢的私產或首飾如何處置？你要你的丈夫（或妻子）受家庭的親屬干涉到何種限度？

無論你的回答是怎樣的，首先必須明確，比如，以保險作例子。這不是一件「多少」的事，而是一件「何種」的事。細細考慮之下，你會發現你的方法是錯了，或是你的方法與你腦中所想的並不一致。首先，你當然須確切決定你腦中所想的目的什麼——只是爲了安

葬和意外的用途麼？是爲了你的孩子們的教育儲金麼？還是爲了孩子們母親的一筆穩定收入？

在這種關聯上，你常常會發現你所造的巢中住着的不是蜜蜂而是大黃蜂。也許你已「預備好糧食」，便是把鈔用到你所不喜歡的的目的上去是可能的麼？你的處理是不是清爽得讓無理的法律糾紛無暇可擊？

保壽險，應使丈夫妻子二人都明白，目的是什麼，無論所保的是一個或兩個人。否則，使家庭有保障的努力是會失去效用的。

當然，第一個最不能避開的問題是安葬。我和我的丈夫這樣的決定：他決意隨我所喜的安葬，而我也要求由他的意思辦理。我們都相信活着一個的感情應是決定的因素，因爲要把事情辦妥的正是活着的人。

也許，照死人的意思做並不重要，可是如果死的是你所愛的人，你總會照他的做。死去丈夫或妻子的人老是說着：「傑姆一定喜歡這麼做的」或「這樣正是凱塞琳所常常希望着的」。是這樣的嗎？如果你要尊重你的丈夫或妻子的最後願望，當然你是知道他在願望着些什麼的。

在你年輕強壯的時候討論這問題，

你會阻止你的愛人，別弄錯你的意思，以爲你的喜歡耗費耗力的做法的。可悲的是保險費常常是被化在家庭不能應付的過份耗費的葬禮上去，不是因爲有人願望這麼做，而是爲了死人沒有明確的表示他的願望。

重要的問題是——我們怎樣來處理孩子們？爲了孩子們的前途，兩個腦子所想的當然比一個腦子週到。在不幸的死亡降臨之後，留下來的父親或母親如能把死去的人的願望懂得更多些，他所擔當的工作也會更容易些。我發現我的丈夫對於孩子們的前途有很詳細的計劃——他們該怎樣受教育，怎樣受訓練，

離開家庭後該怎樣。這些問題除了談話偶然提起外，應該像立刻就要實施般的經常的討論。父母親都應經常的照顧孩子。可是，如果事情並不這麼順利呢？

一張你的丈夫或妻子所寫的書面計劃不但是對孩子們有益，而且也應使你能用以對付親屬們對你的干涉。孩子們和你的親屬同住還是和你的丈夫或妻子的親屬同住：他們進學校住宿去，還是住在家裏？

這裏，又有了因你對你的伴侶的願望誤解所引起麻煩的機會。如此，以再婚作例子。這是一個辣手的題目，一對快樂的夫妻不得不用較多的情感和較少

的理智來討論這。特別是關係到孩子的地方，有幾個問題是更為重要的。

我知道有些女人爲了她們的第一個丈夫，情願不再結婚。可是再婚也許會帶給她們更快樂充實的生活，完整的家庭，和使在對孩子們的養育上有更多的收入。

如果你不討論它，你不能知道你私人對這問題的回答。

不久以前，我個別的問我一個朋友和她的丈夫，他們對這有什麼意思？他們二個都回答：爲了對方的願望起見，不願再結婚；不過，爲了孩子們起見，二人都希望對方再婚。

X X X

爲了這根本是關於孩子們利益的事，丈夫們和妻子們應該討論那一種的繼父或繼母是合意的。我承認這問題更在我的喉嚨。事實上，這確和那些小喬治應該進什麼學校，幾時開始他的事業一類的問題不同。

最後，是關於財產的事。

這不是一個你能單獨處理的問題。去和你的律師商討。「可是爲什麼我要寫一張遺囑呢？」一個和我們在談着這問題的人說。「我的保險費自然是應該給我妻子的，我另外又沒有財產。」不過，實在的講，人人是財產的主有者。

也許只是一輛汽車，一些銀幣，或是一些從你的蘇娜姑母繼承下來的舊股票。

你會奇怪你的財產雖是不多，它所引起的爭奪情形却是瘋狂似的。而且，把你的財產處理問題留給你的家庭去做也是不公平的，因爲這問題連帶着頭痛和心煩。

如果你遺下一大筆財產，法律上的糾紛也必是經久而耗費的，如果遺下的很少，就會有人想把它公正處置，說是你一定喜歡這麼做。

此外，你更須準備對付那些你從沒有想到的那種樣子的親屬或所稱「老世交」。他們在事情最棘手的時候進來，把某些東西據爲己有，說是一「福羅特生前總要把這送給我的」。

可是福羅特有過這種意思嗎？也許這件東西不值錢；但總是值錢的居多。一個正在很悲傷的人難得會抗議說福羅特不願把他價值三百元的照相機送人，而且，沒有寫下的遺囑，又不能證明是非。

這些事情在沒有臨頭時看看簡單，可是一遇到，却是很困難了。

如此，你要怎樣處置你的衣服？你的書？你的私人信件和文件？許多處理方法不錯是任他自然的，可是你相信你的財產也能這麼的處理嗎

？比如，有人的財產總是機械地分做三份，三分之一給寡婦，三分之二給孩子們。結果，有時孩子們的境況較他們的母親爲佳，這樣不但引起麻煩，而且引起痛苦。

大部分女人好像以爲丈夫既已寫下遺囑，事情就定當了。可是爲什麼呢？在美國，女人自己往往也有大筆財產。「由我丈夫在管理着，」一個女人說——可是如果她的丈夫死於她之前該怎麼辦呢？

在所有關於財產的事件上，危險不在你所看見的問題，而是在你所看不見的問題上。當我和我的丈夫寫遺囑時（以法律爲根據），我們發現二件事：

一、我們所可遺贈的比我們所想到的要多。二、我們所可遺贈的人們比我們所想出的要多。

沒有人喜歡和他所愛的人一同商討安葬計劃。我不以爲我和丈夫這麼討論時，比別人有味些。可是我們發現一旦進入這個問題，不會比商量如何去付雜貨店的賬更爲煩惱的，因爲這正是一個關於不能避免的事實的問題。

現在 既已定當，我們就可忘記它。至少有一段長的時間我們用不到再想到這問題了。



# 叢林中的甸甸



## 亨度遜作 尚在學譯

美喀遊擊兵曾經在北緬戰事運動中有過極大的貢獻。他們對叢林完全的知識，在敵後全面行動，使他們能夠切斷日本的交通，阻礙日本的後方。他們不使日軍休息，甚至日軍感到最安全的地方，也被他們騷擾着他們的行動，造成遠東戰爭中最惹人奪目的一章。

蘇丹上尉美國印緬軍講堂司令

「當我們自願參加冒險的服務時」，有鬚的青年長在緬甸告訴我說：「我們不曉得來到這裏，當然，我們也沒有聽見過一個部落叫做『喀欽』(Kachin)，是的，我們現在很知道他們了。他們是世界上最好的叢林戰士。幸而他們歡喜美國人。」

美國和喀欽部落(以後簡稱美·喀——譯音)的遊擊隊在日本戰線後面進行戰爭。因此，他們需要用軍事秘密的外套來包裹着，不過，我已經知道了他們那些驚天動地的記錄。

他們在一九四三年二月溫迦脫將軍領着他的「輕敵」(Chindits)部隊第一次攻入緬甸之前做過先遣隊，一九四四年初之前，引導過梅里爾(Merrill)將軍的「劫掠兵」經歷長達七百五十英里的叢地行軍佔領了米幾納(Mitkyna)機場。在里都(Ledo——現在稱史蒂威)路的工程師們穿過了山頂築起一條到中國的陸路之先，今年魏蘭(Willey)將軍率領的「火星隊」之先，打開了日本在緬北山上的控制。

也許活動很多，但這裏不過是美國人在日本戰線後面和野蠻的部落人民接觸和那戰友驚人結果的故事一小部分。

「第一次參加」，隊長繼續說：「頗像加入友誼團體。整裝的軍官們期待在訓練營的志願兵歸家。他們或許會和你有一次小談，「你歡喜看些敏捷的活動麼，當然是冒險的活動？」「你是否會充分注意你自己麼？」於是又有一個問題叫你考慮兩次，「你願意一個人用降落傘降落到敵人後方去麼？」

當我被召到華盛頓一間小室去時，我第一次獲得了我要被送到那裏去的暗示。他們問我要一張附註「喀欽」，這一個字重音在最後一音節上面，頗像打噴嚏。

## 作者介紹

拉甫·伊·亨度遜(Ralph E. Henderson)曾經暢遊過遠東，戰前就熟悉緬甸山野了。一九四四年又回去做戰事通訊員，他沿着新闢的史迪威路乘了第一輛貨車從亞撒姆到中國來。和一個喀欽嚮導員隨着本文所描寫的幾條小路去訪問先頭遊擊隊根據地和乘降落傘跳入叢林中去的美國軍官們。他的嚮導員，很是有趣，只知道二個英國字，騎槍和K字配給食糧(Carbine and K ration)。

單子、假使我一個人在叢林中所需要的東西。我因為曉得軍隊的習慣是給你所需要的半數，就老實開了一張真不二價的單子，三桿連發手槍，二把小刀，二盞迴轉燈，活動柄槍，手榴彈，偽裝布等等，寫了半頁。

他們拿出了單上每件東西以後說：「拿去！」我不得不把這些東西都挑了去。回到旅館裏去正像一個獨立工兵。

當我經過門房時，婦人叫了起來，壯年的男子臉色轉得蒼白，我覺得自己好像一個呆子。不過那時我得到了教訓，就是說這次行裝，叫你做做你自己所要做做的傻子。他們給你所有你需要的。

幾天以後，我登上一隻小船，一個軍官告許我要到那裏去。

緬甸沿着亞撒姆 (Assam) 的山野是地球上最野蠻的地方之一，從飛機上看起來，它像一塊擺在山岩上的大綠絨氈。地上看起來，常常見不到什麼，只有感到陰暗，遮住陽光的植物。幾條羊腸小道被山民應用着的，與其說是加強寧可說是救助周圍無盡叢林的不可滲透性。

沿着這些小路，在一九四二年初被擊敗的聯軍曾經從緬甸逃往亞撒姆去。撤退以後，日本軍隊在這些小路四周埋伏着，打破了回來的希望。每一條小路

，都成了某些小綠丘的入口，或者成了某些秘密和武裝優良的日軍有力據點。

日本佔領緬甸，想用切斷緬甸路的方法來孤立中國，除非要找尋出一條新的供路線，中國就很危險的，史蒂威爾 (Joseph W. Stilwell) 將軍就簽出了從緬北山上驅出日本和保全一條長達一千英里的供應路線這種工作。在這命令之下有一個部隊，美喀遊擊隊，建立了他們的動功。

一九四二年七月，一小隊人，在亞撒姆設立了遊擊司令部，起先，只有二十個人，十一個軍官，和九個人，是一個很奇怪的小軍隊，一隊經過選擇的專家，不但包括着有經驗的軍官，而且另外有幾個學識都似乎用在和平時候的人：地理學家，語言學家，律師，甚至有一個珠算商 (他的技巧，用着準確的工具，檢驗設計纖巧而耐久的貴重無線電)。

作戰的計劃很簡單，有些拘於習俗的軍隊以為這是「發瘋了」，一種歡喜戰爭的居山部落叫做喀欽在日本佔領山的後面，出名是不歡喜日本人的。美國志願兵的計劃是把喀欽人民組成了戰爭部隊，供給他們武器和領袖。夜裏，乘了飛機，深入日本領土去，一個美國的志願兵會用降落傘跳到一个叢林裏的村

落附近，第二個落下的會運來食物、武器、藥品，土人的一點禮物以及一隻小的無線電發送機。

從他跳下的那一個時候起 (時常在他第一次降落的時候) 志願兵也許十分困難。他一定要和言語風俗安全對他陌生的土人交友。他一定要使他成爲領袖。要使他們信任而不因酬報多就出賣了他。只要他培植好了堅固的基礎，夜航飛行機就給他帶來了較多的食物、武器、糧食等，於是他可以開始局部的小戰，襲擊和埋伏，反對日軍。

計劃當然要膽大，假使沒有這二件事，也許會被人家認爲有勇無謀的。第一、鄉下有荒野而叢林厚密的許多遙遠的村莊，這些村落日本人從沒有踏進一步過。第二，喀欽的難民們曾經有過報告說，說他們這一民族很像美國人，所以他們恨日本人。

喀欽的戰士像最近國美的孩子所發現的一樣，很多地方令人吃驚，不過沒有野蠻得和傳奇裏所描的圖畫一樣。他普通不超過五英尺長，捲髮，曲齒，有種伯羞的樣子，容易令人纏誤爲笨拙。他的衣衫像是從前他的窮親給他，他恐怕衣服漸被洗壞，所以時常聰明地不去洗刷。他的外表對於包括着他們邊境後面的部隊和掠奪的血統史上並沒有什麼矛

盾。戈登·薛格萊甫 (Gordon Seagrave) 博士，「緬甸的醫生」，當第一批志願兵請教醫療時，是對於喀欵人很熟悉的，他們因為愛刀，所以他們歡喜隨便亂斬，甚至斬到他們自己人身上去。喀欵人的歡喜刺血管味是他們一直遺傳下來的天性。他們愛好美國人是由下面一段歷史而來。

一八七八年，那時的緬甸由帝巴王 (King Thibaw) 統治着，有一個美國的教士叫威廉·亨利·羅培刺 (William Henry Roberts) 曾經在滿達蘭 (Mandalay) 官殿朝見過。儀式照他們一樣用手脚爬着，在孔雀寶座前面額朝下望申請着。

在極北的地方，有一種落後的喜歡戰爭的民族，緬甸人都曉得是「喀欵」——「強盜」。到他們裏面去旅行的人都認為不安全的。美國的傳教士，請求允許他進入這地方去。帝巴王同意了。因為假使一個外國人希望貢獻他的生命而且是爲了他的宗教上的愚信，是對於王並沒有什麼損失的。

羅培刺在喀欵人中間的工作，產生了二種效果，這種效果，對於未來，有一種驚人的收穫。第一，他使許多的部落人民對他發生好感。他們第一個沒有自私的朋友，第一個外國人願意教授他

們而生存存在他們中間的是從千里而來的叫做美國人。用了這個簡單而原始的邏輯，這些山居人民對於跟隨羅培刺以後來的美國人，都發生好感。於是逐漸擴展到整個他們從沒有看見過的廣大區域去。第二，羅培刺給了喀欵人一種手寫的言語。他們沒有自己的字母，因此，他用我們自己的字母，儘可能的採取了土人的發音，就開起學堂來教他們 A B C，因此許多喀欵人民學習了用我們母字寫的他們的語言。那種相同字母的事實，使訓練喀欵無線電工作者感到非常便當。

那些美國的志願兵跳入陌生的地方，都很懼怕，他們怕迷失在叢林中的絕望，怕受傷害，怕毒蛇，怕生病，最怕的是被日本人捉住了上毒刑。

「我的第一次降落」，他們有一個人告訴我，「跳得很好，我安全地在一個喀欵人村落附近着地。翌日他們發現了我，他們都親熱地給我們飯和蛋。不過我知道附近有一支日本軍隊，因此我預備犧牲了自己的生命。我的確像一個失落在草叢裏的皮球。你覺得我那時什麼也不知道，只是指着最近的喀欵地帶，於是他會帶你到日本人從未發現過的地方去。也許他不會了解你所學過的幾句話，但是不要緊。他把你藏匿起來，

給你吃，一直等到你安全了以後，才離開你去」。

志願兵開始時並不和戰爭有關，他們可以充分地學習叢林生活，充分地佈置無線電和他們家裏接頭，學習他們主人的習慣和語言。他們弄熟了他們周圍叢林裏的小路，日軍所用的大路，羊腸小道，以及只有喀欵人民才知道的遊戲詭計。日本哨兵時常可以到處追逐他們，但是日本人從來沒有抓到過他們。

喀欵人民很高興做一個戰士，每一個美國人，漸漸組織了他們自己一隊堅韌的戰士。就開始設備一支軍隊。無線電報報告了方位，請求供應，於是運輸機把包裹擺到稻田空地上，或者丟入秘密的林地中間。標準的供給是平常軍隊所需要的三分之一。遊擊兵却希望要另外的三分之二在這廣野裏生活。

喀欵人民，因為經年的戰爭，差不多剝奪淨了所有的日用品，從天空墜落下一大堆東西，是當作奇蹟的：米、鹽（山上不易獲得，所以價值像銀）、藥品、烟草、燈油；機關槍、來福槍，和優良的叢林刀。

不久，這些軍隊開始彼此接觸起來，深深地滲入日本的領土中。他們弄清了叢林中小的匿藏地點，使小的聯絡飛機可以潛進那裏去運出病人，或受傷的

人。但他們不久就被送回的，領導和償還空軍的幫助，飛機衝入敵人的領土，他們捉到了一個日本領港，送他到司令部去，領港差不多已達到了他們自己的飛行第七面。他是一個有價值的俘虜。自英軍撤退以後，他是第一個在緬甸俘虜到的日本軍官。

跳落到陌生地方去的美國孩子們，現在是個熟練的戰鬥人員了。他們學到了許多生活在叢林中以及關於喀欵人民的知識。讓我們拿一個多少有點典型性的例子來說，那就是我們，那個會過獨自佔入華盛頓旅館的門房的青年隊長。在他降落後二個月，他用無線電命令「開戰」。

「我那時有一小隊喀欵戰士跟隨我後」，他說：「我們找尋周圍適宜的大路小道。開始在小路上埋伏炸橋，炸毀日本的軍火房。」

在叢林中埋伏時，喀欵戰士，能夠用削尖的竹竿做出可怕的東西來。他們在草叢兩邊暗置尖鐵棒，地方放得很適當。當一日本哨兵被燒着的時候，就潛入林中，——是的，我實在難說他們怎樣遭受的。經過了幾次這樣的埋伏以後，日軍從來沒有曉得我們幾時燒他們的。

「當然，日軍想對我們報復，假使

我們的人沒有近十次像日軍在叢林中留心警戒的話，我的生命也許早就完結了。他們好像早已知道日本人就在周圍。當我不能看見，聽見或者覺一點什麼的時候，我也沒有管他們怎樣的思想。

「只有一次，幾日來的捉迷藏，我們從來沒有被日本人吃驚過。我們去炸一座橋。也許我們太只顧念到自已了。突然有一排槍朝我們附近開來。我不知道他們怎樣把我們錯落的，除了那次叢林中的射擊是一種狡猾的手段。而以後什麼拯救了我們却真是怪事。」

「喀欵人民天生是一個叢林的獵人，他除了手製的獵槍以外，從沒有什麼可以射擊的。他時常在最合理的射程中射擊，立刻奔過去用他的刀去送了受傷動物的終。因此，現在像獵人一樣。喀欵人圍住了我向前奔跑。日本的伏兵弄得莫名其妙一跳，起來就遭到打擊，煞那間喀欵人用他們的自動手槍擊倒他們然後再殺死他們。」

「而且，並不一定是幸運救了我們。日軍有來福槍！但是每一個遊擊兵帶一枝自動機，和我們一小隊的火力一比，他們就吃迫了。我們不時想給我們的喀欵人民最新式的武器試用，他們到一學就會，他們學習機關槍使用的迅

速實在足以使你吃驚。

「我的一人競爭要用那些設備呢？噢，我當然把大部分東西放在根據地那裏，但是一把好刀倒要常在手中的。當吸角蟲在季候風的時候一密集，你可以用它們像刺髮一樣地把他們從你的腿上刮去，有時牠們縮緊頭皮的時候，你可用刀觸進去挖出來。糧食接濟不能常常，達到叢林中的我們，所以喀欵人教我們吃連最好的飯店也沒有的東西。不知名的樹根，乾果和水果當然不必說，有時也有猴子肉，虎肉和象肉。油煎的白蟻和小白蜂嚼起來作響，但是也很不錯。老鼠——一種稻田裏生的良種——的確是好。」

「爲了調換起見，我教了喀欵人一種我自己也不精的噱頭——教他們愛好K字食品。有一次，我們得到了一罐惠脫曼糖果（Whitman's candy），罐上印了紐約地平線，他們愛好這一種糖果一連拿圖畫中所描的寶塔做主題談了好多天。一天，有二個人拿給我一點他們剛才吃完了的東西，問我幾時再有像這樣好的新食品。我跳起來一看上面有紅字印着「毒物」，這是用罐裝發熱用的精練火酒，我擔心了好幾小時，不過看到他們依然若無事地快樂非七時，我才明白喀欵人不但友善而且身體結棍。」



增加了稍許對於隊長冒險的變化，又化成數支分枝，於是你才對於這些在日軍後方的作戰的人有一點概念。在長達六百英里的日本戰線後面那樣大的範圍裏，這是一種極可怕的毀滅。

一九四四年二月，梅里爾的「劫掠兵」隊，一支受過特別訓練的美國叢林戰士隊，向在米幾納的日本根據地進攻，遊擊兵就替大隊一陣先頭牽制。三月以後當「劫掠兵」經過一次偉大的進軍以後，接近了他們的目標，這是一個啞欽人領導他們的。那一天早晨，這一個啞欽人曾經被毒蛇咬過，但是他拒絕休養，一直到他帶領美軍在一條只有啞欽人才曉得的，叢林小路上去奪到了飛行場。以後來的險惡的戰爭，遊擊隊分到的泥和血的苦悶，就是在這次戰役中的轉捩點。不過米幾納到底陷落了，因為飛機場被佔領了，而且決不放棄的。

司令部的行伍，暗示各個遊擊兵的活動。有一個南方的孩子曾經在叢林中獨自過了幾個月。現在他說一口啞欽話。在他的活動中間，他曾經從日本人那裏捕到了十隻象，有一隻象很有功勞的，因為它在叢林中代替了運貨車和牽引機的地位。

有一個美國的軍曹，他成了一個炸橋專家，甚至有一隊人獲得了他的名譽

。他曾經跑過了一千五百多英里，最多的是峻險小路，而且有一個時期靠了從日本軍需營中偷來度日。

尤其是一個海軍軍醫，他像任何別的志願兵一樣，去給予醫藥援助。四個海軍藥劑師陪伴了他去。在他們有時被命令隱匿或奔跑的情況中——他們許多的工作甚至在近代的醫院中都感到困難。許多堅強的戰士，美國人和啞欽人為光榮的海軍部隊奉獻了他們的生命。

在整個驚人的冒險中最令人驚人的就是醫療的優良，美國人和啞欽人絕對一樣的治療。現在在亞撒姆地方有一所第一流的病院，一部份由戈登·薛格萊甫上校率領的有名聯隊的看護駐紮着。有許多優良的看護是相信基督的啞欽女兒。聯隊的小空軍隊的領港，冒了生命的危險，像對美國人一樣的去援救啞欽的受傷者。

沒有一個在組織以外的人會否認美·啞遊擊隊勇敢的光榮的；也沒有一個在組織內部的人會否認他們是莊嚴而奇異地超然於這世界之外的。

在司令部裏我同一個瘦長而藍眼的軍官談話過，他因為叢林的緣故很神氣。頭戴一頂破帽子，和以前看見的任何種制服都沒有關係，上面插了一根長的銀色野雞毛。像羅賓漢式的。他的美好

的紅鬍子，在陽光中閃爍。

「那是一根漂亮的毛」我說：「在這個組織裏，似乎有點什麼叫孩子們插羽毛在帽子上上的嗜好。羽毛和古裏古怪的制服。」

「是的」他說「有些異裝的人穿着無聊的東西，」（他顯然認為自己是習俗的模範呢）「他們有些人除了深根的鞭子以外，就沒有什麼了。」

「這是一種孤獨的生活」我提議道：「要使他們發展到偏僻的道路上去的。」

「天呀，是的！他同意道：「你說得不錯！我有時想我只是一個兩腳踏著土地的畸零人而已。」

「某人告訴我你對於啞欽人民的迷信，頗有興趣，這話對不對？」我問：「魔神，用小雞骨頭占卜，還是像那類的東西？」

「當然，」我答道：「任何對於占人有實際經驗的人，一定會懂得它是有一點小意思的。啞欽人用小雞骨去選擇一條安全的小路，譬如，假使我不同意他們，我們就會幾次三翻的走進日本埋伏裏去。我對於魔神雖不習慣，但是在渡河以前，拋幾枚銅元進去。却是合理的事。」

「哈哈。」我說：「不過有些孩子

們的確有點怪了麼？」

「他們中間有些人，」他說「一定愛好的叢林，哦，我知道有一個奇人，他說他被喀欵的魔神所交。他腿上的苦痛，一直挨到掛了一把象髮在他的膝下才好。這一個方法是喀欵人告訴他的。你對於這一件事有什麼感想？」

「很奇怪」我說。

「你應該和那些奇人談談。你要曉得我們添了一個自稱是聯合國騎兵之一。」

我知道他所說的是一個年輕的維其尼亞人 (Virginian)，這一個青年實說他是聯合國騎兵隊分出來服務的人，他帶在頸圈上掛着，文義的佩刀，帽子周圍圍起了邊，騎兵式的。但是他並沒有管這個糊塗的「洋克」是否信他，他現在的職務是叢林作戰。而且他們都同意他知道的事。

「當然，我們是一堆螺絲球，」年輕的美、喀遊擊隊司令說：「我們有一位長官，——他來自一個英國軍隊——這一個長官降落下地時，常常帶了他的單眼鏡。另外一個人，他甚至叢林中，沒有侍僕在他臉上塗肥皂泡或者給他一把剃刀，就不能够候臉。還有一個孩子專門和受驚的俘虜談話。他有一大堆黑髮，眼與頰骨之間有一個大疤，活像

一個海盜，他把頭一剃光後，——的確是一幅最可怕的面貌，他所提到任何日本人，像一個休戚相關的長官一樣，吶吶而言。

「不過要記住」，旅裝是被手選過的，因為這個關係，我們就不得不有一種會審度的人，這一種的人可以站得住脚而照他們的方法去辦理事情。原來的觀念沒有傷害了誰。他們恰是使生活更有興趣一點。

「使我不得不注意而苦悶的是完全不相同的事，獨個子在叢林中實在無聊，樹木的密集，一直使你好像爲了空閒，光線和空氣而戰爭一般。你是關在牢中，你拼命想走出去，但是決不能夠逃出去——。」

「在風季的時候更是糟糕，你大半是濕得可以。水煙，蚊蟲以及許多咬的，爬的東西到你身上來工作起來。霧好像把樹木和山嶽在你四周拉得更緊湊了。陽光決不會射穿了黑暗。你的腿上有痛，也許發熱惡寒，而且使你變得雪白，你決不會使那些沒有到那地獄去過的人相信它，(那好，那些人什至對於他們的妻子也不敢說一句他們曾經做過的話。)

「這種緊張的生活真是難熬。你是站在一個永久的獵人的底裏了。日本人

跟在你的後面，你不能自由，睡眠不足，常做惡夢。

「像這樣的時候，你開始從他的無線電通訊中看得出的。那時就得趕快領他們出去。稍爲休養了一些時候，他自己就要回去，而且較之以前，更是有勁。」

日軍現在已被驅逐出了他們山上的強力據點了，被驅逐到緬甸南部的平原去，今年正月裏，運貨車輛開始在史蒂威公路上長途運送起來。許多英軍的工人們和戰士們，爲了勝利而盡力。他們中間有難說的以及直至今日猶未被我們知道的人，那就是美、喀的遊擊兵士，從他匿藏的獸穴中刺殺敵人，用恐怖和暴死填塞了他自己的秘密小路。

「整個戰役中，有一件最有興趣的事。」隊長說：「就是美國人受傷的紀錄很少。許多在敵人後方的人，只有寫了一張長名單，共祇被殺了七個人。」

「這就可以說出喀欵人的高貴，和喀欵人的叢林中的技巧來了。爲什麼呢？他們恰像不許我們的人受傷一樣，射擊了每一個日本的伏兵。人家問他們做什麼；我却沒有知道。不過我知道我們放出了軍用犬，這些軍用犬專門訓練做斥候用的，狗却受傷了，但是喀欵人都比較敏捷的。」

「喀欽人得過一種特別的勳章」我

說。 「他們有一個，就是C·M·A·的勳章，不過另外有一段故事呢。」

這勳章的創造，據我所知的，是因爲有一個在叢林中的軍官纏錯了一次無線電報，電報說他的喀欽人爲了一次特殊的勇敢活動，可以賞給他食物和新的布匹。在「食物」這一個字後面，有C·M·A·這幾個字，無線電，對於C·M·A·的縮寫。因此，那軍官忘了正要標點，於是就快樂地舉行一個授與C·M·A·獎賞的儀式。實在的勳章，他說，就照這樣。

當司令部聽見了這消息以後，他們進退兩難。但是他們不能放棄了一個美國軍官對於他的兵士們的允諾，他們不能發明勳章——或者他們可以麼？是的，他們或許可以。

讓我們來看看C·M·A·怎樣成立的吧？當有一個人適當地提議作「軍中援助引記」(Citation for Military Assistance)時，居然付之實行。故而現在真有一隻銀徽章，上面鑲着這些字，繫着一根綉着白孔雀的綠絲帶。一種專門對於喀欽人獎賞的美國勳章。當然是雜亂的，但是價值很高。

喀欽人民的家園，現在已從日本人

的手裏解放出園來了。山民們又在他們家園的田上種着米和大胡瓜了。在那些陰暗的小路上。他們近隨着野豬和鹿。

「當我是一個孩子的時候，」一個年老的喀欽人長告訴我：「我有見了第一個美國人到我們鄉下來。他們用脚跑，或者騎了驢子跑來。他們帶給我們書本。這是件好事。我們是叢林的居民。而我們的需要所學習的却很偉大。」

「當我們的國家遭到困苦，美國人又來了。他們從天而降，帶來了武器，這也是件好事。我們的刀子固然對日本人是不足用的，不過我們對美國人的友誼却是十分堅強。」

看法彼此都是一樣，許多青年美國人發現到他的叢林中的主人，不單是奇異的戰士，而且是可靠的朋友。

有幾個人決定戰後帶些喀欽的孩子不到美國讀書和接受有組織的訓練。當那些逗人可愛的青年喀欽人第一次看到了美國時，他們也許感到困惑野蠻，躍怕。不過沒有像美國人降落到他們國土裏那樣罷了。

我希望他們被和善地看待也許可以造成了在這一戰爭中最好插曲之一的尾聲。

### 不由你不信

#### 乘電車落脫頭

## 奇

## 聞

上海法商四路廿六號路牌有軌電車，於十月中旬某日下午五時，自東西駛，車抵霞飛路金神父路，有一女客，站於右面月台，探首車外張望，一剎那間，該女客頭顱，齊頭削去，一時不知飛至何處，僉以爲發生離奇血案，議論紛紛。旋由某英人乘客證明，渠見電車行駛時，忽有軍用卡車一輛，自西向東飛駛，該女客配顱，係爲卡車削去，警局派員蒞場查勘，人頭果在距開車處丈餘的馬路上檢獲，血肉模糊，狀甚恐怖。事後查得死者係陳李氏，寧波人，三十五歲，住中迪化路三〇一弄十號，伊夫陳慶榮到場，證明乃妻繫領六歲幼孩及親友數人出外遊玩，竟肇斯慘禍。(按因乘電車而頭顱竟被卡車削去，尙屬創聞。)

# 官僚政治和官僚文牒

Jules Romains 著  
載Reader's Digest  
九月號

李信之



官僚政治是到處威脅現代國家的國際的疾患。關於這事已經寫過許多文章。可是多數作家都未能暴露它的嚴重性。他們自願把它當作日常生活可笑的小麻煩，讓它毫無理由地存在着。我的目的是顯示嘲笑官僚政治並無害處，只要我們記着，我們於嘲笑之後，必須把它毀滅，否則我們將為它所毀滅。

第一，我們必須注意，不可把「官僚政治」與「政治」混為一談。官僚當然歡迎這種誤會，因為這正可以作為他們的嘲笑之口實：「什麼！你以為社會可以沒有政治麼？——尤其是現代的社會，其機能正在愈呈愈複雜之中。」這是一種很巧妙的詭辯。官僚政治之非政治，猶如中風並非過度的健康。在合法而有用的政治脫離的地方，方才開始官僚政治。當政府機關中正常的政治機能病態地擴大以至失去其效用時，它就變成寄生蟲，勒殺它所藉以生活的生命。

官僚政治雖然是處於社會的指導地位，可是它那笨重的分量却對一切活動具有麻痺的作用。它對社會所有的動脈和毛細管發出一種毒素，這我把它稱為「官僚菌」。官僚菌的作用，是對它所接觸到的事物染上一種自滿而好管閒事的傻氣。

表示官僚菌之存在的特殊之癥候，是對紙張的無可遏止的渴求。患者整天埋頭填着表格，而他又需要他的雇員填寫表格，以備他的審核。他不再能夠迅速地用幾句話發出口頭命令或是討論任何問題。他草擬備忘錄，轉而又要求以報告為根據的備忘錄。

所有的政府機關都自然地趨於墮落。逐漸地它們忘記自身是為執行一種嚴格規定的職司而設立的。它們漸漸相信，作為政府機關，它們本身就是目的！而民衆的存在，乃是與它們以行使其職權及手腕的機會。它們的視民衆，猶如藝術家的視其材料。在它們的觀念中，民衆賦有動人的可能性而存在着，為的是可以使官僚政治有一天能夠抓住他們，加以統治。

深信這確是事實，官僚政治顯然認為沒有將其本身加以束縛的必要。相反地，它認為本身的繁殖恰足以表示真正健全的社會？每一個新機關的成立，就是它進展的成功。即使它的，特定工作已經完畢，所有的官僚會協助其繼續存在。每當有幾萬有用而不討厭的市民新變成官僚時，歡呼之聲四起。

這裏還有一種推動擴大的力量。每一個官僚的夢想是增加他的權力，獲得屬下，成為副局長（部長，然後成為局長（部）長。例如，有六個僱員的機關，能夠更獲得十個雇員，副局長就可以輕易表示他的機關的重要性已大形提高，够得上升級的資格，結果他自己也得擢升了。

在這裏，又顯示了紙張工作的真正神祕的任務。通常，紙張工作是乾燥無味的；那是官僚在他的鼻孔下燒的一種香，以示自我崇拜。寫上黑字的白紙越積得多，官僚越覺得他對低級的人類的控制在加強。

。可是，當他有擢升之望時，紙張工作就變成極切實用，因為一所機關表示不足的人員因加重的工作喘不過氣來的最好的方法，是加倍，三倍，四倍地增加須得填寫、發出、歸檔的紙張，表格和各種印刷品之數，倘使可能的話，最好發明新式的紙張出來。於是一所機關就可以像煞有介事地呼喊了：「我們要溺斃了！懇求你給我們更多的人員！」

官僚政治是「住在皮鞋中的老婦」（童話中人物——譯者註），而它的孩子是法律、法令、和規則。它永遠在沈思着社會，尋求着也許為它複雜的監視所忽略的活動形式，並且老是準備想出新的限制辦法。官僚政治的信條是，不加節制的生活是野蠻生活，而在馴服之中我們開化了。並且，最小的一條法律之制定也對於官僚政治極有貢獻，因為這需要新的官僚去實施它。

制定一條規則，就是引起違反它的可能性，制定一種禁律，就是引起一種犯罪；引起一種犯罪就是引起一個新的機關去撲滅它。我們可以想像一個組織完備的官僚政治之社會，在這裏就是最馴良的市民也不免每天犯許多規則，於是就有數十官僚忙着監視他了。

微倖，人類却有樂於逃避統制的天性。他訴之於他自己的利益、便利、煩惱。他也許會說：「我沒有在適當的時間去處理它，因為那天我的小兒子生病。」他也許會要求許可證，並且竟大膽地要求迅速發下，理由是他必須從事對他個人極端重大的事。

這一切確實可怕，使官僚因此感覺侷促不安。官僚對人的生活之內容不感興趣，除非這內容是屬於印就之表格所規定的門類。同樣的，人的時間也無點緊要，即使他對它附上悲痛的價值，並且這樣地嚷着說：「我母親也許在兩天中要死了。我一定要去。請你把許可證給我！」

官僚政治看到卑賤的人想設法擾亂它那高貴的韻律和嚴格的時間表不禁勃然大怒。官僚政治的時間是唯一被尊重的時間，它自身有着不變的立則。當官僚政治獲悉某一種手續才能在二十一天以內履行時，這人就是一口氣把四十八小時和他瀕死的母親講了出來，也非但被認為冒瀆的，並且是太粗蠢了。

官僚政治根本的特色是它的無法適應現實。這特色（在於個人它表示瘋狂）可以說明上述的大部。我可以根據一九四〇年之初自己在法國的經驗，舉出一個顯著的例子。

當時我和軍政次長杜哥（Hippolyte Ducos）頗為友善。我常常把我從妻舅處得來的情報供給給他。妻舅管理着前線附近的重要車站，法軍和英軍不斷地通過這裏。

有一天，我接到妻舅的一封信：「照這裏現在的情形，只要穿上軍裝能夠講正確的法語，任何人能夠走進我的車站，甚至發號令，例如重定運兵車的路線。明天一個化裝為法國軍官的德國間諜可以到我車站來，把三師軍隊送回到出發的地點。倘使德方沒有注意到這一點，那才怪呢！」接着他又說：「我們的軍官都沒有身份證書。我們應該馬上設計一種萬無一失的身份證。」

當天我把信交給杜魯看。他說：「這非常重要。這危險是極可怕，而補救的辦法却極簡單。我馬上去辦。」三星期後，杜魯困惑地對我招供：「你會當我是傻瓜，或是輕易你約的人。可是我全都不是。我向我部裏要求發身份證至少有十幾次了。他們說這正在循着正當的手續進行。試想：我每天須同樣拚命地爭取十件極端重要的事。噢，我會替你獲得身份證的！可是什麼時候呢——什麼時候呢？」

我懷疑他到了五月是否已得到，當時德軍已開始侵入，並且已充分利用化裝的軍官。受過卓越的訓練，他們在我們的陣線間來往，發着引起大變的命令。

這樣地，官僚政治誤導並麻痺大臣，並且消滅他們的力量。它所毀滅的政權正是不勝枚舉。羅馬帝國的崩壞，也是一部分因官僚政治的逐漸破壞其活力而引起的。官僚政治是十九世紀時俄羅斯帝國所患的病症。官僚政治使已經貧血的德國魏瑪共和國的血液更形貧弱；許多德國人開始相信，「共和國」只是「官僚政治」的文雅的字眼，因此他們毫無惡感地旁觀着納粹黨的興起，因為該黨答應第一着手驅除官僚政治。

民主主義在一切制度中最可怕的是官僚政治，因為民主主義是最尊重憲法而最忌濫用權力的。因此它不敢粗暴地對付官僚；並且甚至還要去奉承他們。於是他們能够撤開獨裁者的網，而在民主主義的中心釣魚。他們的獨裁政治並沒有名稱，也沒有明顯的頭腦，可是它佔據所有的要職，因此只要有一派和它的首領奪取政權，暴君的機械已經被建立好了。

官僚政治更兇毒的一點是，它引起市民良心的歪曲，使他忘記自由的習慣和意義。直到有一天他醒來發見他自己的狀態和獨裁國的人民並無多大分別。他不再懷有自由，這已經變成官方演說中的公式而已。他不再設法去保衛它。他甚至不曉得怎樣去保衛它了。

官僚政治在戰時之某種程度的濫用是不可避免的，這濫用如和實際的結果相當，尚可加以原諒。最最要不得的是，於恢復和平後仍在實行，只有在戰爭狀態中才能被認為正當的種種慣例。官僚政治的惡習是一經抓得的自由。死也不肯放手。未來的數年中一定會呈現許多可怕的問題，這非一般人所能忍受的，除非他能採取激烈手段，防止政治的墮落為官僚政治。

賽爾·羅曼是法國著名作家。除其鉅著「善意的人們」外，他曾發表六十冊其他著作。自一九〇九年辭去某法國高等學校的哲學教授之職以來，他在世界各地漫遊。最近他住在墨西哥，時時到美國來。現在他又回到法國，擔任某項要職。

## 美國的祕密武器——少年飛行員

我並不知道這照片中的飛行員是誰，可是關於他的若干事情却引起了我的密切注意。

他所戴的頭盔和護目鏡都是屬於飛行戰鬥員的。他的手背上有著一些關於某次清晨「任務」的簡單參考符號：從上午六時十一分出發，到回返原防（330度）。他的皮膚被灰塵與汗水染污，被太陽晒黑，他的手指夾著一支吸了一半的雪茄烟，——那雪茄烟可以使一個經過長時期飛行員恢復精神，好像臉上突然被灑上冰水一樣。

他是個活潑的少年，或許他還不滿二十歲，他的衣領上不過是掛著中尉的徽章。但他的面龐看上去任何年齡似乎都可能。那雙光澤如鋼的眼睛繼續用勁張開著在眺望那些以前戰爭中所從未見到道的情景，雙頰刻著皺紋，按其實際年齡計算起來，是不應該有這種紋痕的。

那確是一個小孩的面龐，在他的飛行訓練期中所學習到的較之他的「前輩」在和平時代許多年中所學習到的多得多。他一畢業便編入一隊構造複雜的戰鬥機羣裏，——這在五年前的話，他就被認為是個可敬畏的最好的飛行員了。他加入這次長期戰鬥的鬥爭中，去抵抗一個老練的敵人，而在天空中將敵人打退。他獨自坐在司機座上時，他有條不紊地工作著，是一個駕駛員，是一個砲手，是一個工程師，也是一個飛行員，——不停地在覆蓋半球的天空裏搜捕敵人。

他在援助戰鬥中的軍隊時，疲倦得幾乎失去知覺，但他是用極大的剛毅力去克服著這重困苦。

他較之敵人所能用來抵抗我們的任何武器的導火線更其厲害。像諾文頓的炸彈描準器一樣，即使他被德國人或日本人俘虜了，他們也不能再「做製」一個。

他是我們的祕密武器：一個美國少年！

宏農鞠譯自讀者文摘八月號





——都是蒙古人，是不是？」

「蒙古人，天曉要！」這大佐便咆哮道，「希特勒沒有告訴你們麼？日本已經投降了，而目如今在幫助我們作戰！」

實際上，這些美國兵士是第一百步兵大隊的一部份，幾乎完全都是夏威夷的日本祖先的美國人所偏成的。這一大隊，於一九四三年，被派遣到海外作戰以後，遂成爲美國陸軍史上受勳最多的一個單位。在他們的一千三百人中，就得過一百枚的

十一個德國兵，都把雙手高高地舉在頭上，從一所意大利的農家裏跑出來，一察覺他們自己已穿着美國軍服的，冷靜而倔強的，日本人模樣的兵士投降了，便雙目閃耀而覺得莫名其妙了起來。有個俘虜便開口訊問姜斯登大佐：「這些人

『紫心章』，七十三枚『銀星章』，九十六枚『銅星章』，二十一枚『特殊功勳章』，六枚『建功章』及十六張『師團獎狀』。在一九四四年時，第一百步兵大隊，又與第四百四十二步兵聯隊混合起來。這一聯隊都是在日本人由西海岸撤退後，而由十個新的集中區域裏所選派得來的份子。

這些兵士入伍以後。也別無懷抱。他們祇覺得在他們自己的前途上，將發生不祇一種而是兩種戰鬥。除掉掃蕩軸心國家以外，他們還要證明給大家看，日本祖先的美國人，對於國家的態度及效忠的心理，是與一般的美國公民，毫無區分的。他們的功績再度地顯示出，民主政治比較種族關係，還要堅強。

第一百步兵大隊在莎拉羅登陸以後，便爲第五軍的先頭部隊做橋頭堡的作戰，在卡西羅前線上戰鬥過四十日之久，再繼續去進攻安謝奧，並且首先第一個衝入羅馬。在海外時，一直與第三十四師團並肩作戰，計有一年半之久，這一師團可以說比任何師團作戰的時日，都要久長一些。其後他們又與第三十六師團，在西線上，作戰至七個月的時期。本年春間，第一百步兵大隊隨着屯駐在意大利的第五軍歸國，以該大隊在第四百四十二聯隊的工作而論，他們一直都領導着美國的先頭部隊，在意大利的西海岸上，輾轉作戰。

在這一大隊的三年的歷史中，從來沒有一個人脫逃，也從來沒有一個人，未請假而就離開隊伍一小時過。連受傷的士官，一聽要隊伍已開拔的時候，便會從醫院中的榻上爬起來，要去歸隊。

第四百四十二聯隊，在他們的標幟上，有一句歷史性的夏威夷的格言。這格言是從漁獵的時候而發明的，『去開網』，其意義就是說『不負使命』。這句格言可以把我們這些日本祖先的美國兵的戰鬥精神完全總括起來。他們在意大利作戰時，從塔昆尼亞一直向亞爾羅羅推進的戰鬥中，從來沒有失却過寸土



之地，在敵人的激烈的礮火之下，他們個個都能勇往直前，因而獲得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步兵奮鬥章』。以個人的功勳而論，數雄先駭軍曹的勇敢，尤其值得稱賞。他僅僅是一個加利福尼亞洲聖塔安拉地方的種菜的農工。在作戰的時候，他所領導的六個人編成的追擊礮組，突然被敵人掩護着的激烈礮火所制止了。他就抓起一根追擊礮筒，挾在右臂之下，再拾起一頂鋼盔，挾左勝之下，直向一面斜坡衝上去，佔據了一個安置礮位的場所。隨着他就把那頂鋼盔裝滿沙土，填在追擊礮筒的下面，再把自己的一條腿綁在礮筒上，然後再發礮射擊。礮彈打完了，他再奔回去搬兩箱來。他把一顆一顆的礮彈像雨滴一般地向對方射去，終於敵人敗退了。

放射抵抗坦克車礮的時候，總要兩個人繞行，但是體重九十八磅的士正雄栗國獨自一人也行。有天他的隊伍與德軍馬克四型的坦克車發生接觸時，只見機關槍和吐火器的礮火，像連珠那樣發來，所以祇得掩護起來。栗國使用自己的抵抗坦克車礮向敵人發射。於是敵車就向栗國所掩護的戰壕衝來了。他於冷靜地等待着，敵車一進入二十五呎的境地內，他纔再發礮——在一礮就把敵車燃燒起來了。栗國會被敵彈震昏倒地

有十小時之久，在脫退的時候，又曾被機關槍的子彈所傷。他的戰績使他獲得了『特殊功勳章』。

另外還有一個叫卡爾汶·下樂的英雄，因為能阻止該大隊前進，而將戰地上的地雷掃除乾淨，也得過『銀星章』。當敵彈把他的探察地雷器毀損了以後，他便伏在地上爬，去找尋地雷，用赤手去解除鐵條網。通電的鐵條網是性命交關的東西。該大隊便利用下樂所清除的道路，向前推進，所以絲毫都未遭受損失。

這些日本祖先的美國人，最憎恨別人把他們不當着美國士兵看待。他們都要別人稱他們為美國人，假若要有區分的話，也應該叫他們為日本祖先的美國人。

他們從意大利調遣到法國，與第七軍會同作戰以後，便去援救圍困在弗斯基山密林中的孤軍。在這兒他們演了一場英雄主義的，慷慨激昂的悲劇，以致死亡枕藉。

有個軍官說，『在兩哩半的寸步難行的途中，有個敵人老是躲莊在一棵一棵的林木後面，向我們射擊。他佔據了又高又險的山背上的最優越的地位。我們用了上刺衝鋒戰，纔把他弄得無法可想。等到我軍到達山巔之際，我纔算

第一次看見一個德國兵士棄申曳兵而逃。

這隊孤軍被圍困了，一星期之久。待到第七天的時候，有一個軍曹就說：『我和你們賭個東道，第四百四十二聯隊，必然會首先來救我們。他們若果不來，我情願按照該聯隊的人數計算，每一個人我輸一千元美金。果不其然，未幾救兵便到了。孤軍們都從掩護壕裏跳出來，和他們擁抱起來。第一個達到孤軍陣地的人，就是下士坂原。他因為受寵若驚的原故，喉嚨裏連說話都不自然起來了，久之，他纔問：『同志們，要不要抽煙？』

這些戰士不僅在歐洲戰場上，證明他們是忠於軍事服務的。日本祖先的美國人，這一萬七千名投効海陸兩軍中的人們，在中國，印度緬甸的戰場上，在太平洋的塞班沖繩等島的前線上，都有莫大的價值，甚至有時還有充任翻譯員。在印度緬甸戰場上，聞名一時堺利安，曾經捕獲過十六名日本兵。他利用自己在東京早稻田大學所學的日語，裝着自己是日軍的旅團長，叫他們從掩護壕裏爬出來。他把他們集合起來檢閱，命令他們又槍。然後再發口令叫他們向美軍陣地進行，好像在早稻田大學訓練學生軍一樣。

雖然這些青年的美國人是如此地英勇，如此地吃苦，然而還有少數的，無理智的人們以擊他們。在加利福尼亞洲裏，有一個光榮地退伍的軍人，遇着一粒子彈從窗外飛來，祇離開他的腦殼六吋而穿過，幸而得免一死。有許多在第二次大戰中軍事郵政隊服務的從好萊塢來的人們，停戰後，因人種的關係，也不能回到原有的工作場所裏去。在阿利頌拉洲的派克地方，有一個身佩「紫心章」及其他三種勳章的，第四百四十二聯隊的戰士，握着一根司的克，跨進一另理髮店去的時候，却被攔了出來；緣於他沒有注意到「日本耗子，滾出去！」的警告牌子。

然而我們可以保證，這些日本祖先的美國人，已經在國內外的戰場上，獲得了勝利，因為這種不平等的區分，已引起一般人的，尤其是在役軍人的批評。這些日本祖先的美國青年，曾經爲了美國而作戰，而且被人們稱爲世界上最優秀的軍人。在此次大戰以後，他們儘可以正大光明的態度在美國同胞中活動。

B. Clark & O. D. Russell 著

談 以 理 譯

(接自第四十一頁)

倫敦泰晤士報是世界第一流的報紙，我們已經說過。除此以外它還是英國人民的喉舌，對於政府往往嚴厲批評，因此社論的精警首屈一指，一八一七年起勃尼斯 (Thomas Barnes) 君繼華氏的兒子主編該報，大膽直言，主張改革政府制度，因此衆人給它一個諧號「怒吼者」(Runderer)。政府當局當他是一種怪物，心覺不安，屢次設法收買甚至到郵遞方面給以種種的不便，而華氏也會遭受幾次鐵窗風味，但仍始終不屈，勇往直前，種下了今日英國言論自由的根苗。

講到該報的特點，是新聞的正確與言論的精悍。它的社論代表守舊派資產階級的意思，對於國外及國內的消息都特別重視，它不像「每日快報」似地時時登載明星離案案件，夫婦離奇事情等富于情感的新聞。它富有神士的風度而決沒有初出茅廬，大吹大擂的氣概。有時，假如你告訴一樁事情給你的英國朋友聽，當他生出懷疑時，他會得問你，是不是從泰晤士報上看來的。倘說不是，他還是懷疑，我們于此可見該報在各階級所佔地位的重要。

該報既是如此的重要與有魔力，因此英人認爲「國寶」設立特別委員會以管理之。委員會的人選：小英格蘭大理院院長；英格蘭銀行總裁；皇家學會會長；牛津神學院院長；和會計師公會會長。一切的一切如主筆的易人，股東的過戶都需獲得他們的同意。

至于它的銷路，戰前每天大概是一十萬份左右。初版時售價三辨士。它確是報業的鐵軍，但可惜它專站在資本階級的立場上，所以又未必被全國各階級人民所歡迎吧！

張 傑 仁

THE Universal DAILY Register

NUMB. 13 SATURDAY, JANUARY 1, 1885. [Price Two-pence Halfpenny.]

THE SIXTH NIGHT... THEATRE ROYAL... THE NATURAL SON... THE BIRTH OF THE TOWN... THE NEW YORK... THE GREAT EASTERN...

SHIP-PING ADVERTISEMENTS... THE GREAT EASTERN... THE NEW YORK... THE GREAT EASTERN...

To the Public... I have not a New Paper at the present day... I have in many others already established...

Publications have been changed... in the course of the year... the paper is published...

世界的新聞事業中心，第一大戰以前是在英國的倫敦，其原因一方面是為了英帝國那時在國際上和經濟上都佔着一個很重要的位置，舉足輕重，加以廣大的殖民地，世界各小國都是惟其馬首是瞻；另一方面是因為英國新聞事業的創立最早，發達最快，它擁有名震國際的新聞紙倫敦泰晤士報 (The Times)。



泰晤士報創立於十八世紀，差不多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歷史，創辦人是華爾脫 (John Waller)，他生於一七三八年終于一八一二年，他的父親名叫立貝特·華爾脫 (Richard Waller) 是聖詹姆士教區的教士。華氏本身曾做過煤商，賺了一筆很大的錢，但後來因競爭太烈，以致他虧損了相當大的資本，經商之道顯然已不是他的分了，他於是受朋友的勸告，踏入政界，在任期內他發現政府權力的不良，社會行政的腐敗，于是他毅然想辦一種報紙以洩滿胸熱憤。泰晤士報就在這種情勢之下呱呱墮地了。  
華氏在一七八五年元旦發行該報第一號。但當時英國守舊風味太濃，對於外界事物向來不發生特殊的興趣，報紙這事當然更無人問津，因此銷路不多，沒有驚人的成就，對於社會更毫無影響，這裏的原因由於當時新聞機構的不健全，新聞網的佈置太狹；既沒有電訊，又沒有訪員。  
但是一七八八年三月七日，機會來了，華爾脫君就利用這個機會，不肯輕易放鬆，在那天的晚上，下議院對於東印度公司的取棄問題作徹夜的討論，分成贊成與反對兩派。  
東印度公司是當時帝國的最大貿易公司，它獨佔了遠東的商業，而且有政府作後台，變成了大不列顛在東方經濟勢力的先鋒。衆人的眼光都注意到了這個問題，華氏看到這點，于是在第二天的早晨就登載了當天的國會新聞，議院討論內容及經過都有詳細的報告，因此就引人注目，那時其他報紙，採訪消息太遲，一定要等政府方面的「官報」。華氏却別出心裁自行採訪，一方面在國內外滿佈自己的訪員，遇有世界上重要事件發生，各訪員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報告給自己的報紙，列如一七八九年法國的革命，泰晤士報首先把消息登載出來，連「官報」也望塵莫及。(上圖為第一張泰晤士報)  
(以下接第四〇頁)

# 保國民學校

## 阿湛

隨着「國民教育」的呼聲，鄉間的小學在數量上的確大大地增加了。比鄉鎮除了一個中心國民學校以外，更有保國民學校四五家七八家不等。然而我們似乎還不應該忘了它質的精緻。不是存心挖苦，我們這裏大多數的小學辦得比舊時的私塾還不如。它們的黑暗，荒唐，腐敗還不說。

爲了經費來源的關係，首先牽涉到了人事問題。中心校的經費是由鄉鎮公所籌給的，因此你若不是鄉鎮長的親戚好友，就不用想去插足；保校的情形也相同，祇不過是範圍更小，從一鄉鎮收縮到了一保罷了。這裏，最好是由保長的內姪或是外甥去辦，一切比較來得順利。

固然也有些小學，其中的人員是全然跟鄉保長沒有關係的，但是我親眼看見，他們碰了壁。那些地頭蛇的鄉保長，採取一種熱絡的敷衍態度來對付他們。違心的甜言蜜語既無補於事實，而他們到底總不可能真的榜

腹從公，爲了討米和催款，他們忙得滿頭大汗。結果自動辭職不幹了的很多。

老大的中國一响是重視血統的關係的。要是有誰當了什麼長，那麼他的妻舅，或是聯襟，再或者是姐夫妹夫的總務主任是坐定了的。至於監印這個美差，則當然有太太，姨太太（假如有的話），表妹，或是小姨來担任。不過這全是支語。還是仍讓我們來說學校吧。

一所祠堂，假如不是，那麼請容我作第二次猜，那準是了：一座古廟；一張總理遺像，一塊黑板，幾套桌椅，頂主要的是再加上十五六個孩子，便是所謂「保國民學校」了，當這學校最初創辦的時候，四鄰的人莫不驚喜：這裏也來給我們辦學校了？暗暗之中，每個人都懷着一顆因自己子弟讀書近便了的感謝的心。終於有一天說是正式舉行成立典禮，這照例是大人先生們幾番演講，其中有一位先生說這個學校的產生將爲這窮鄉

僻壤的荒蕪地區，播下一些最幼嫩的文化種子；並且要使現在的小孩子成爲不久將來的社會基石，不再是廣大的文盲羣衆，而孤詣的來這裏盡一分耕耘的責任。我們固然不能說這位上台演講的先生把這所學校的使命說得太重大了一點，然而，很明白，他把我們這位保國民小學的校長捧得太不好意思了。

這位來下種，來耕耘的使者却比不清楚的還要朦朧。「今朝陰曆初九，陽曆是幾號？」他時常這樣自問。尤其是當那些婦人很客氣地請他來寫信的時候，他時常一面蘸着筆，一面雙眉緊鎖的落入在深思的愁苦境地裏：「噫——，這個字——是怎麼寫——的。」這樣慢斯條理的說着。

「怎麼樣？先生在那裏打瞌睡了，時光老變了，還不放學？」今天我們的這個來窮鄉僻壤下種，耕耘，爲大眾造福的保國民學校放學顯然太遲，學生的家長們等不及孩子回來一同午餐，願自己先吃了。

終於放出來了。疎落的十幾個小孩子，肩背上全背了書包。——這是我們鄉下不成文的規矩；放午學總是把書包放在自己的抽屜裏的，不拿回家，免得午後再帶來的麻煩。只有下午準備不來的人，才帶着書包回去。

對面走來一個農人，問道：

「怎麼，今天下午你們又放學了？」

「先生要到保裏去催米。」較大的一個回答。滿臉的高興。喜悅的語調，猶如一隻剛出籠的小鳥的嗚叫聲。

這位問話的農人並不因此而有所驚訝。你難道沒有聽清楚，他在問句之中放了一個「又」字；不待回答，他也知道這是這一個的。

有些日子先生連上半天也不會來，這天的下午當然更不用提。孩子們到學校裏去撲了個空，回來無不興高采烈。說實話，他們的確有理由興高采烈的回來，因為整個學校所賜予他們的把官歸納起來祇有三點，他們的反應也因之祇有三種。陰暗，窒息，滿含有神鬼意味的周遭；孩子們的笑臉不見了。「讀書！」先生嚴厲的斥罵；學生報以機械的朗誦書聲。有時候，真使人害怕，竟使用出那黑漆漆有如棺材色的尺把長的戒方來，於是他們祇好回答以眼淚和低位了。

第二天早上，先生來了。偶然有人碰見他，乃招呼道：「昨天你沒有來。」

為的是無話找話，這招呼並不含有任何意義，特別是沒有責怪的口氣。「沒有來。家裏有一些小事，把我纏住了。」

很難得的，一個鄉公所遞步哨送來一件公文。說真的這真值得他感謝，由是可以證明，這個學校還跟校外的另一機關通着生息。它不曾死滅。

現在，他一擺脫先前的迂緩態度，慌忙的戴起圍邊老花眼鏡，——這裏我得趕快聲明，他不是保長的內姪或是外甥，他比保長

年紀大得多，該是個勇公或是姑夫什麼的輩份。滯鈍的眼光剎時變成銳利，像兩柄小錐子，要刺穿這張油印的紙頭似的。字裏行間，他在這紙面上搜索了多久。

「唉，要甄別了！唉。」把公文放進原來的信封。他歎息，同時他也詛咒。

我們這位保國民學校的校長，他也知道自己的淺缺，頗想預備一下。然而那些龜鶴問題擾得他心煩，植樹問題害得他腦脹，華氏攝氏的互算在他腦際總是鬧着別扭。何況還有那些虱呀虱的，拿破崙跟俾士麥什麼的，讀起來怪不順口。

「欲速則不達。一切都到臨時再設法吧。」他心裏想。

終於甄別的一天到了，地點是在某一個校舍寬大的中心學校裏。這一天真是一個盛會，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應有盡有。我們熟悉的這位保國民學校的校長，處在這羣衆裏甚為和洽，因為都是同行，或者說大家都是吃教書飯的，所以很談得上。這次的甄別當然是一個談話的重心。

「現在想起來，那時候我們真太小，日本佬一進城，我便把一切證件都燒毀了。連廿六年教育廳主辦的全省小教總登記時所發給的那張登記證一起都燒毀了。要是留到現在那多好，還要重新來甄別什麼的？」我們的，這位保國民學校校長理直氣爽的說。他難得有這種起勁的氣概。他年輕了十年。「說什麼呢？我不是跟你一樣？不然，

何必要再來老牛上繡綉！」

鐘聲響了。任你們燒毀也罷，撕毀也罷，現在得去麻煩這一趟。

第一科攷的是算術，難得有人在原限時間之內翻卷，差不多全是搶卷的。

「怎麼樣？做出了幾問？」有一個同行問我們這位保國民學校校長。

「不用提了。有什麼說的。」

「到底怎麼樣？我自己一點把握也沒有。」這人追問着。

「三分之一加四分之一這一問，簡單是頂簡單不過的呀，但是我多年荒疎了，一時竟想不出來。剛快要想出的時候却就搶卷了，唉。」他顯然被感情激動得太利害了，他忘了出於自己口中的省教育廳登記合格的話。於是連接着是國文，常識和口試，我們不必去詳細探聽，任何人的成績。總之，化了一天功夫這次甄別過去了。

約摸一個星期之後，滄甄試的結果揭曉在報端。我們這位保國民學校的校長他有機曾向人家借了一份來看，仍是在先前仔細觀看公文的這張小桌子上，他戴起圍邊老花眼鏡，比上次看公文時更有精神十倍地在看這張報紙。頂主要的是找出自己的名字。然而沒有。

「唉。」

他嘆口氣。摘下老花眼鏡，放進衣袋的時候，「唉，他又嘆了一口氣，不過聲音聽得多了。」

# 讀書·寫作·莫罷工

H. Henderson 及 S. Shaw 合著  
蔣 譯

在前幾年裏，海上運輸工業與全國海員工會，老是不斷地傾軋。今日雙方却能友好和合作起來，甚至有許多郵船公司派遣其入港的船長及海員等，到全國海員工會所設立的「海員領袖學校」裏來肄業。

這種友好的一部份，至少是從全國海員工會能忠誠地維持其避免罷工的誓約，而產生出來的，而且全國海員工會還是保證避免戰後罷工的，唯一僅有的一個工會。照別處的勞資糾紛的情況看起來，這的確是近年以來，美國勞動界的最好的一段消息。

這一海員領袖學校，專以工會的政策教授各個海船上派遣來校肄業的代表，是從前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理奧·休伯滿與查爾士·奧伯買耶以及老海員且尼·博亞諾三人所主持的。每級有學員三十人，都是有各個海船上選派而來的，而且在其一週間的肄業期中，還由全國海員工會，以美金四十元的津貼發給每一學員。當筆者等前往觀光時，他們正在一個烟氣瀰漫的，繪有一幅人種平等的壁畫的教室裏上課，且尼博亞諾正在探討一個代表的責任問題。此人在海船上，會做選為談判不平事件的代言人，所謂不平事件，大家都稱之為「牛肉問題」（即合作問題），他是海員工會所主張的一種有號召力的政策。且尼說，「就拿船長來做個例證，他也是人。」

於是學員們都哄堂大笑起來了。  
且尼又繼續說，「這個船長就是全船的老大，在他舉目

所矚的範圍裏，他就是一個南面之王。不過他也有他的各種問題。不僅航海的問題而已。他是一條船上最孤獨的一個人。他在這條船上拚命工作，所以纔爬到了那最高的地位，可是請看他的尷尬情形是怎樣？沒有一個人理睬這個忘八蛋！」

因而又引起全級學員的大笑。

「他一跑進炊事室裏去的轉瞬間，那兒突然會冷得冰凍起來。他一跨上船橋去，除掉答應他一聲：『是，船長！』以外，你以為舵手會得和他談天麼？絕對不情願。」

且尼再對各學員講說道：『若要敷衍此「人」，最好在開船以前去探望船長一次，答應與之努力合作。要談合作，此其時也。第一週忽忽過去以後，你已經有合作的可能了，雖則合作的事實並不多。船長看見你也是人，所以他拿人的樣子待過你，因而你首先第一就沾了便宜。你要客氣，不可嘩嘩嘩地威脅他，情願以禮貌對他，譬如你就可以對於他們的家庭問長問短。」

「而且你每星期都應該去看他。即或你並沒什麼顯然的合作成績，也可以把鎖碎的事情報告給他聽。從此以後，他便要巴望你去看他。因為他總算有人和他攀談了。」

一陣笑聲使得且尼停止了講談。過一會他纔告訴他們：「很好！很好！你們儘管在這兒大笑。可是不要忘却，這是一個絕對重要的問題。勞資合作之間，祇有實幹，並不需要多言。」

海員領袖學校之最大功績，就是其主張得以實現。該校所畢業的四百個學員，都能在各海船上普遍其教育，使得下級船員與上級船員，各盡其合作之能事。

這個海員領袖學校，是全國海員工會會長約瑟夫·寇蘭所創辦的，以期解決每月有新會員三千人加入工會的問題。這些新的海員對於船舶運用術及工會組織都同樣地莫明其妙。有許多即或想到工會的新海員，也不過把工會當成一個專收會費，以資推動罷工的組織而已。寇蘭以為這一切的現象，對於工會的自身以及戰爭的協力問題，都是危險的。所以不得不訓練海員領袖。

除勞資合作以外，該校又以戰時勞動部的工作情況，航海史，航海文件，及海員工會章程等基礎的知識，貫輸給各個學員。

教室裏都充滿着隨便的精神，簡直像出席擁擠的國會及熱鬧異常教育機關的綜合一樣。尤其是奧伯買耶博士所主講的關於人種及宗教偏見的時候，討論常常達到熱狂的程度。學員們自身中往往都是反猶太人的，和對於黑人有偏見的。這種觀點都用很誠懇的探討方式來解決。這些學員都稱這種解決的方式為『全家福』，其意義是說，不管人種和宗教的區別如何，大家必需要聯合起來，否則就沒有飯吃。

在他們一週間的訓練中的最重要的課程，恐怕要算全國海員工會與郵船公司締結合同這一項目了。的確每個學員都能盡其合作之能事，一致起來向且尼·博亞諾質問。

一個魁梧其偉的，名叫弗池的海員說：『這種討論混賬極了。你到底是為我們呢，或是為郵船公司的資本家在辯護？這般食得無厭的資本家，賺得翻倒，而我們都吃不飽，飢不死。當然我也是擁護抗戰必勝的人。但是戰爭一結束以後

，我們必要碰壁。

且尼接着又說：『的確不錯，的確不錯！請你不要咒罵老闆。當然我們大家都知道條件苛刻，而我們做海員的人，都有被魚雷，炸彈所襲擊，以致遭逢埋身魚腹的危險。不過陸上部隊的士兵們，還不是和我們一樣，日夜遭受危險，甚至比我們還要厲害。我們總得要協助他們。』

隨後，再把合同的全部一節一節地加以討論，逐條逐條地加以說明。且尼纔做一個結論說，『諸位回去，做了代表的時候，務必要把每一合作的事件，加以檢驗，如果是合法的，就奮鬥到底；假如有人提出胡鬧的事情，你們就可以直截爽快的講，這種不成體統的事情，絕對不想顧問。』

到了這時候弗池纔站起來說：『我痛罵老闆的時候，我的確有點胡裏胡塗，我的目標的彎彎曲曲的。現生我瞭解你的意義了。』

在這一討論中，白析爾·哈理斯這位美國郵船公司的經理和全國最大的海運資本家，却跨進教室裏來，和學員們坐在一起。誰也不認識他。到後來休伯滿纔請他登台演說。

哈理斯把雙插在褲袋裏說，『倘若我講話過於沉長，而使你們厭煩的話，你們儘可以把我噓下去。』談到美國郵船公司的歷史，待遇及工作時間的當兒，我說：『我希望這次大戰的結果，能够產生標準的工資，而使得人們可以過比較優裕的生活。』他又繼續地討論各學員所辯論的合作問題。他談到戰後海上運輸工業行將面對的種種困難，但並不使得聽眾厭煩。所以在他演講之後，各學員又和他開始了一陣激烈的辯論。

每個土曜日時候，該校總要把戰後避免罷工的誓約提出來，加以結論。博亞諾也老是請求大家發表意見。擁護的和

獨持異議的都有。有個海員說，大家要伸長頸子等待，又有個海員却說，罷工是勞動者唯一的武器。

且尼却說，「諸位對於將來沒有信仰，難怪不知談些什麼。各人都點頭表示贊同。」

且尼再接再說，「對了，對了。每個能幹的海員，都應該有美金二百元一月的工資，而且一星期祇做四十六小時的勞動，這便是我們戰後的希望。」他又特別地指出來說，「假若沒有工作做，各海員也不能獲得這種條件。他認為和平時期中的商航隊，將三倍戰時的商航隊，否則就有二十萬海員行將失業。」

他對大家解說，在大戰爆發的當時，政府如何購買船艇，各郵船又如何會變成代理人的機械。他說，「政府若果繼續把持這些船艇，就會違反自由企業的制度。我們希望從事海上運輸的資本家能購買這些船艇，因為我們是贊助自由企業制度的。假如他們祇恢復戰前的商航隊的程度，剩下來的船艇，就要被外國購買得去。假如我們能建立戰前三倍大小的商航隊，我們之中的每一個海員，每月都可以賺美金二百元的工資，而從事海上運輸的資本家，因為國外貿易發達的結果，還可以獲得相當優厚的利潤。」

有個等得不耐煩的海員，却質問道，「避免罷工的誓約，究竟要得幹嗎？」

且尼順口答道：「弟兄們，不要性急，我要解釋給大家聽的。譬如說，海上運輸資本家把自己的金錢，都投資到船艇裏去了，又與人簽立了運輸的合同，一切手續都辦理妥當以後，突然海員們，會罷工起來了。這般海上運輸資本家，便會急得團團轉。他們的船隻停航了，商家又嚷着要貨。假如我們不能如期把貨品輸送出去，外國海員就要起而替代我

們。那時候，我們所期望的，每月美金二百元的工資，試問到何處去拿？」

且尼要說的話，還未完結，所以他又警告大家，「在美國有許多人不贊成工會，都是些討厭勞動運動的傢伙。這些人現在就歡迎我們到處罷工，所以他們纔可以出頭，纔可以粉碎我們的工會。然而有許多及，甚至加入本工會的許多人，都要被他們玩弄。」

「假如我們聽從這些壞胚子的話，事情要弄得怎樣地一團糟糕。我們就要面壁，就要發動罷工，就要使得坐在世界上各大口岸的美國軍人，不能歸國，而產生本國從來所未有的反勞動運動的最大事件。我們不得不考慮一下，莫要讓任何人做出這種瘋狂的事情來。」

### 海南島上日軍的暴行

第一批從海南島放出來的俘虜已抵達香港。據他們說日軍在拘禁他們的期間曾經有過大量屠殺中國人，毒打荷蘭人，虐待澳洲和印度人等暴行。

史各脫中校說日本人特別懷恨美國被擊落的飛行人員。據中國的報告說他們會親眼看見五個美國飛行員被處死。他在海南島時聽說有五千至一萬五千的中國人被日軍強迫徵用作礦工受虐待而死。他還說他確實知道有一百二十個中國人無緣無故地被日軍刺死。還有七十三個澳洲人餓死在集中營裏。當這批俘虜被救出的時候每個人都患痢疾，營養不良，面有飢色。

有兩個澳洲人，因為不明白日軍的命令，曾被日本人用鎗和鐵錘打斷了手臂，有三個荷蘭人又因為寫家信回去被毆打致死。(七)



★ ★ ★ ★ ★

美軍中藝術家的筆下：

# 戰後沖繩島



市街上日本警察和小孩



爪哇小島上的武士



土人製作舊式的刀



土人之家：  
恢復了戰前繁盛的氣氛

本刊業已接奉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總字  
第二八三號批示准予備案並向中央宣傳部聲請登記中



· 出 · 版 · 預 · 告 ·

日本投降始末

——王坪

在日本憲兵隊

——孔境

為祖國作戰

——施軍

八年中的一日

——諸家

從配尼西靈到殺癆靈

——余愛淥

獨身者的戀愛故事

——余堯

小雨點

——方洋

窗外

——凱蘭

烽火萬里

——郭剛

我是劊子手

——端木洪·東方瀾

上海  
商務印書館  
發行